

# 從短暫到永恆： 靈魂的來世

從短暫到永恆：  
靈魂的來世

阿·伊·奧西波夫 著



阿·伊·奧西波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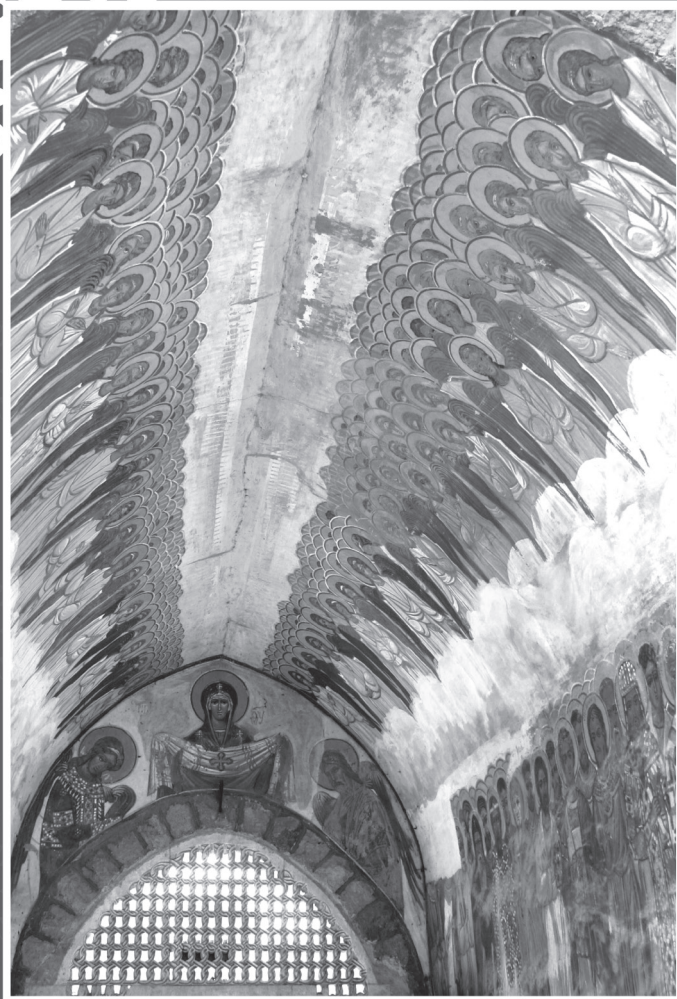
在這本書作者表示自己的對激動每個人心問題的看法這  
個問題就是心靈死後的生活。

很多教義問答與教理書的作者，莫斯科神學院的教授奧  
西波夫表示自己的解釋人死後生活的看法。

對於人死後的生活莫斯科神學院的教授奧西波夫有著不  
同於現今學者的看法。這本書的讀者群非常廣泛。



從短暫到永恆：  
**靈魂的來世**



阿·伊·奧西波夫 著

## 從短暫到永恆：靈魂的來世

作者：阿·伊·奧西波夫  
譯者：阮垂楊  
總編輯：季奧尼西·波茲尼夫  
封面設計及排版：張建榮  
封面相片：© Draskovic / Stock Free Images  
出版及發行：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西2-12號  
聯發商業中心7樓701室  
Email: church@orthodoxy.hk  
網頁: www.orthodoxy.hk

製作：道聲出版社  
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三樓  
電話 Tel: (852) 2388 7061 傳真 Fax: (852) 2781 0413  
電郵 Email: taosheng@elchk.org.hk  
網址 www.taosheng.org.hk

版次：2012年9月（初版）  
中文版權©2012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  
國際編號：978-988-188-958-4

本書引用之經文取自和合本聖經（上帝版），香港聖經公會版權所有，承蒙允許使用。

### Из времени в вечность: посмертная жизнь души

Author: А. И. Осипов  
Translator: Iva Ngueng  
Chief Editor: V. Rev. Dionisy Pozdnyayev  
Cover Design and layout: Cheung Kin Wing, Eric  
Cover Photo : © Draskovic / Stock Free Images  
Publisher: The Orthodox Brotherhood of Apostles Saint Peter and Paul  
Unit 701, 7/F, Arion Commercial Centre,  
No. 2-12, Queen's Road West,  
Sheung Wan, Hong Kong.  
Email: church@orthodoxy.hk  
Website: www.orthodoxy.hk

Production: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3/F., Lutheran Building  
50A, Waterloo Road,  
Yaumatei,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taosheng@elchk.org.hk  
Website: www.taosheng.org.hk

Edition: September 2012(1st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2 The Orthodox Brotherhood of Apostles Saint Peter and Paul

ISBN: 978-988-188-958-4

Scripture quotations from Chinese Union Version, Shangdi edition of The Holy Bible are copyrighted by Hong Kong Bible Society and are used by permission.

## 第五版，修訂與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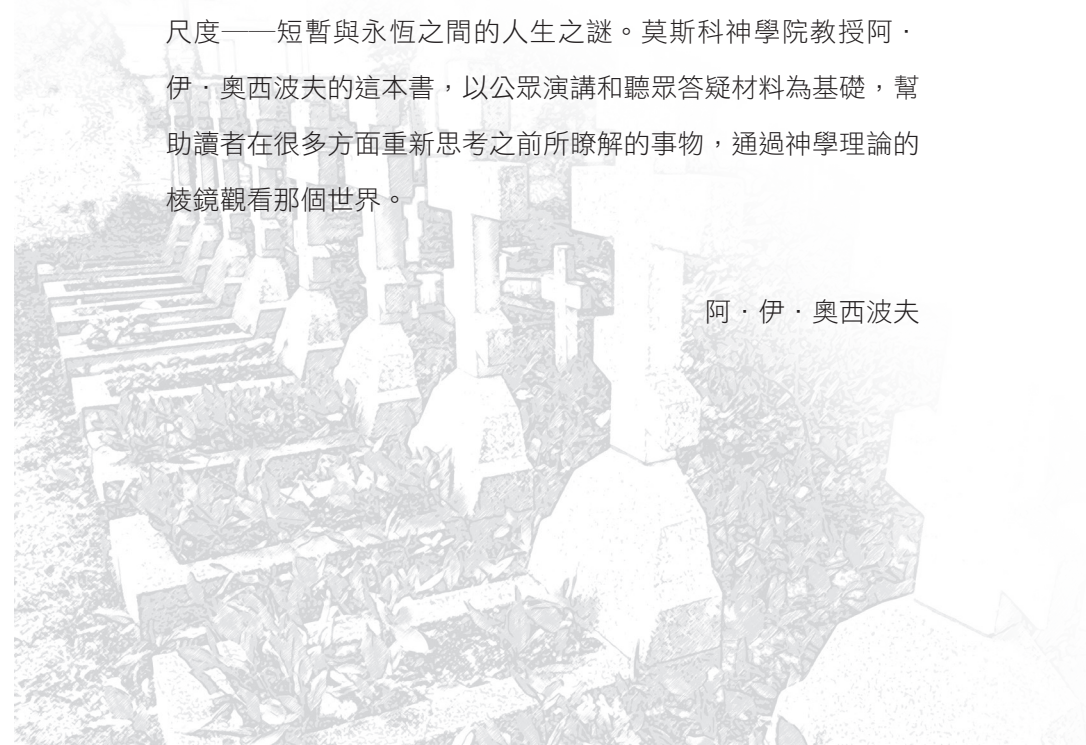
承蒙至聖莫斯科及全俄羅斯羅斯總主教阿列克謝二世降福

《從短暫到永恆：靈魂的來世。》

該書致力於闡述人類死後的存在問題。如何理解永恆？什麼是痛苦？就是愛的上帝是否可以將生命賜予他所知道的、走向永恆痛苦的人們？我們所懷的恐懼在死後是否還存在？有沒有現實可行的辦法幫助亡者？禱告對死後的靈魂狀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誰也不能對這些深奧的問題漠不關心，這是兩個不同時間尺度——短暫與永恆之間的人生之謎。莫斯科神學院教授阿·伊·奧西波夫的這本書，以公眾演講和聽眾答疑材料為基礎，幫助讀者在很多方面重新思考之前所瞭解的事物，通過神學理論的棱鏡觀看那個世界。

阿·伊·奧西波夫



# 目錄

第四版前言 .....	i
第五版前言 .....	iv
關於在度另一種生活的人.....	1
你呀，「吃吧，喝吧，尋歡作樂吧？」 .....	3
古人對死亡的理解 .....	5
共同點是什麼？ .....	11
「我在地獄！……」 .....	17
上帝創造的人類身體 .....	20
元祖罪愆的後果.....	25
肉身死後，靈魂會在哪裡？ .....	32
從彼世而來的訊息 .....	36
「世俗之物在此被看作是天國模糊的映象」 .....	40
來世對善的考驗.....	45
來世對惡的考驗.....	48
屬上帝之靈，抑或受縛于施虐的魔鬼 .....	52
物以類聚。懺悔的力量.....	57
「比在世俗的欲求強烈一千倍」 .....	63
我們自由地創造善與惡.....	68
教會 .....	72
怎樣正確地為亡人祈禱.....	75
做哪怕四十天的基督徒.....	81
地獄.....	84
最後的審判對於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	91
基督——全人類的救主.....	96
為什麼基督降臨地獄？ .....	105
關於死罪和誰是虔敬之人.....	116
永恆的問題 .....	122
修士司祭尼康的書信 .....	169
修道院聖衣院長約安的信笈 .....	191

## 第四版前言

靈魂的來世——永遠是某種自我誘惑之謎。「那裏有什麼，怎麼樣」的問題代代相傳並伴生許多解答。他們中的很多人經常借用可疑的和非宗教性的理論：異教、神秘主義、「去過」那個世界的人們所講述的故事、夢境中的「啟發」、精神病人的幻想等源頭。因此，哪怕只是局部地闡釋這話題，也要盡量貼近眾聖教父和正教的權威克修者的教導。

但是基督信仰完全沒有想把這個謎變得如此現實，以至於可以無窮解答我們所感興趣的所有關於靈魂的問題。對於生活在此世的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無益的。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無法用我們的語言來表述它。這一點根據宗徒帕弗羅（和合本作「保羅」）在那個世界所經歷的就非常明顯，他說他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所以不能與他人分享。（哥林多後書 12:4）。

這是無益的——因為知曉未來會瓦解人類精神和道德生活中最重要方面的自由。不難想像，如果突然清楚知道在某天某時我們即將死去，我們的行為將怎樣改變。知曉未來會給人類帶有欲求和偏愛的行為套上枷鎖。因此就連上帝的侍者也不完全知道那個世界和其終結的時間。而相反的，對那個世界的生活沒有直觀的理解，人類在此世的精神和道德生活則是十分自由的，在兩

個基本觀點中可以自由的任選一個：相信上帝和人類永恆的生命或者相信永遠的死亡。耶穌絕非偶然地跟宗徒托瑪斯（和本作「多馬」）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 20:29）。信仰是人類精神需求、傾向和純潔性最可靠的標誌。伊·瓦·基列耶夫斯基準確且清晰地表達了這一思想：「人——就是他的信仰」。

人類的來世——是其在此生追求和行為的直接後果。但不是報應律的後果，而是良心律。關於這一點大聖安托尼恰如其分的寫在了自己的箴言裏：「……當我們良善之時，就會與上帝交往——與其相似，而當我們變得醜惡之時，就會與上帝疏遠——與其不同……我們的罪過阻礙了上帝在我們的心中光照，而卻使我們與折磨人的魔鬼相連」<sup>1</sup>。要知道，作為基督徒，娛樂神學，不真正的信仰祂，將祂排除在自己的一切生活之外，只可以算是談論基督。「對於生活自作聰明，則過的不是生活」是多麼準確的說法。

精神的形成和人格的完善是在面對誘惑、恐懼、經常還伴有嚴重的懷疑時產生的。這些險阻是人類在世俗生活中所必須的，因為它們幫助人類揭示、貶低自我，使其能夠認知耶穌救主的必要，以此獲得神聖上帝子民的尊嚴。教父不無目的地說，如果沒有惡魔，那麼也就沒有聖人。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馬太福音 11：12）

衷心感謝阿拉·阿列克謝耶夫娜·多布羅索茲卡婭。如果沒有她真誠有力的建議和對我講座影音資料的細心編輯和整理，這本書將不可能問世。

達尼洛夫報喜者  
莫斯科 2007 年

1 大聖安托尼的箴言。幕善集。第一卷 150 章

## 第五版前言

本版包括一些新編關於人生主要命題的資料，即生命從短暫到永恆的轉變。人類的意識並不能想像出什麼才是永恆。時間的概念也不明了。指著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啟示錄 10：6）。什麼叫做「不再有時日了」？不知道。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試著去理解時間——我們生命中最神秘的現象之一，憑藉深刻的直覺認為，它只是永恆的運動形態。實際上，時間本身對於人類來說並代表某種奇怪的、不合理的事物。人類的智慧用睿智的格言來形容它：時針運行，日子奔跑，歲月飛轉。看起來，似乎一切應該是相反的。但是，時間對於我們人類來說的確是樣非同尋常的事物。

人類活著並清楚地知道，末日會來臨。但是人類也清楚地知道（確是感性地知道，而非理性地知道）生命沒有終點。永恆存在於靈魂中，靈魂出生的時候，永恆跟靈魂在一起，靈魂和永恆一起又彙聚于永恆中！為什麼會這樣？一切都是源於同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已經是生命的開端和預告，而死亡本身只是進入那個不再有類似幻覺世界時的某種必要的門檻。聖人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稱為被諂媚者和騙子所利用而實際上並不存

在的虛假的永恆行騙伎倆。這個世界欺騙那些在此世自我封閉以及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必然消亡的人們。地球上的人類越多，這種消亡就越嚴重、越可怕。那時，與這個世界的決裂將在鮮活的生命中產生，並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痛苦。教父不稱世界（上帝的造物）為世界。敘利亞聖人伊撒克說道：「世界這個詞——是集合的名稱，籠罩所謂的欲望」。「當我們想把所有聚合在一起的欲望命名的時候，我們就把它們稱之為世界。」

所以任何時代的智者都冷靜地審視塵世生活，不給自己製造關於它隨時可能結束並一定會以死亡終結的幻覺。古代的哲學家們還煽動說：「記住死亡」，「整個人生都學著死去」。基督信仰的克修者也說過同樣的話，但卻是基於另一種原因：「記住死亡，就永遠不會作孽」。針對所謂短暫生命價值做出的清晰與意味深長的理解，在尼·安·裏姆斯基科爾薩科夫的歌劇《隱市基捷日》中尤里大公的一個唱段裏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啊，光榮、財富、忙碌的人、我們短暫的生活。時光流轉，我們躺進松木棺材裏。靈魂飛到上帝的寶座前，骨頭埋在地下，軀體被蠕蟲咬。而光榮、財富將去向哪里？」這些詞語與敘利亞聖人伊撒克智慧的箴言交相輝映：「世俗的虛浮榮華就好比海洋中位於水下的暗礁，直到船在上方擱淺、船底被破壞、船體因進水而沉沒，水手這才知道它的存在一樣。對一個人而言，虛榮也是如此，若不被淹沒或身敗名裂，人類亦將對它毫無察覺。」

所以，《最後的莫希干人》的思想自然而然地納入了關於生命永恆的主題。這是最誠心的東正教克修者「部族」，將最重

要問題的神學觀點傳達給我們（20 世紀的）當代人。所談到的是關於瓦拉姆修道院約安院長（阿列克謝耶夫，1958 年離世）和尼康院長（沃羅比約夫，1963 年離世）所寫書信之片段。

不要依戀塵世。

一切都是易腐朽的——

只有一種幸福在來世是永恆的、

不變的、正確的。

這種幸福取決於我們怎樣度過今生！

閉關者聖費奧梵

俄羅斯東正教出版委員會

莫斯科 2008 年

# 關於在度另一種生活的人

誰在復活節的時候沒看到過一群人前往墓地，去為自己的親人掃墓？雖然這是在蘇聯時期確定的習俗——在光明的基督復活時節掃墓（東正教徒有一個特殊的復活節後悼念亡者的日子——悼亡日），但意味深長的是，不知為何連不信教的人都在戰勝死亡的東正教節日裏悼念死去的人。他們想相信親人不會永遠離去，哪怕是以另一種方式存活著並在靈裏相通。

這是人類內心抹不去的，人類永生的感覺比任何懷疑論都強烈。的確如此：所有的我們敬愛的人和親人——活著，但是在度另一種生活，與我、和你們現今的生活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早晚都會在自己大限過後邁向這種生活。所以關於我們在復活節時所慶祝的基督復活奧跡之彼世永恆生命的問題與我們自身尤其貼近，它不僅與我們的智慧密切相關，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與我們的心靈戚戚相關。

在教堂裏所說的深刻詞語——亡者——貼近我們的靈魂。聽到它時，感覺到一種他們將肉體從無數的擔憂、忙碌、無法消除的欲火中擺脫後所達至的全然平靜。我們故去的心愛的和親愛的人們——你們自由了。這個詞語和我們在教堂之外聽到的有多大的區別！當然，我們想知道——他們怎麼樣、那裏有什麼？！



很少有人會對此不感興趣。

人在死去的時候，在他們身上會發生什麼呢？靈魂脫離肉體後會發生什麼？我們遵守歷經確定的正教傳統，比如，通常在第三天、第九天和第四十天悼念死者。但是在這期間對於靈魂究竟會發生什麼？我們的概念很接近。我們聽說，每個人都會經受來世的磨難。但它是什麼？是如某些暢銷書裏所寫的問題還是一些別的？

還有一個更嚴肅的問題：誰會被救贖？救贖意味著什麼？凡基督徒還是只有正教徒會被救贖？最折磨人的是生命本身所提出的問題：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比如，沒有宣揚基督或者虛假地宣揚，或者教育程度較低等因素），沒有加入基督宗教的人會得救贖還是將要永遠死去？要知道如果所有無信仰者、異教徒、非正教徒都將死去，那麼此時得救贖的人就只能人類很少的一部分，而其他人都將面臨永死嗎？難道上帝不知道這些嗎？當我們觸及靈魂的來世話題時就又出現一個問題：地獄和永恆的痛苦是什麼？它們的確是永恆的，也就是無限的嗎？應該怎樣將一面是預知與上帝的博愛，而另一面是永恆的痛苦來相結合？

從乍一看，單從最普通的悼念死者這一事例中就產生了這些嚴肅的問題。靈魂的來世這一話題深奧且神秘。人類對來世的存在知之甚少。我們僅觸及到了令眾人感興趣的這個話題的某些方面和教會的聖傳。

## 你呀，「吃吧，喝吧，尋歡作樂吧？」

許多人還記得福音書中獲得豐收之人的寓言。他在那之前的生活看起來也不錯，但是這一次由於莊稼大豐收，便開始思考怎樣處置這些財產。最後決定立即拆掉自己破舊的糧倉，建立新糧倉並開始新的生活。他對自己說，你呀，吃吧、喝吧、尋歡作樂吧，你的一切都很富足<sup>2</sup>！

多麼生動的描寫！實際上，人類在自己的一生中的夢想是什麼呢？科技進步到可以什麼都不做，只是吃、喝、玩、樂。這樣似乎是幸福的。但這個富有的永恆的夢想將會怎樣來結束呢？

在他身上會發生他（而我們呢？）沒有想到且不願盡想之事。上帝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路加福音 12：20）。不只是說：你會死去（這已經很可怕了），而是——要（按照教會斯拉夫語更嚴重：嚴刑拷打）你的命。重要的不是在富人的信念和夢想與其靈魂被自肉體中嚴刑拷打出來的時刻相分離的這個短暫間隙（今晚）。這個時刻對於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間隔都不同：按小時、天、月、年計算。但是無論

2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逸地吃喝快樂吧！」（路加福音 12：19）

怎樣都只是瞬間。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清楚的知道，逝去的日子像一個夢，無論他現在 20、50 還是 70 歲……我會說，時間是一種異常而又奇怪的東西：似乎它是存在的，而在那一時刻卻又不存在。難怪古希臘哲人說：過去不存在，因為它已經過去，現在不存在，因為它是捕捉不到的瞬間，未來不存在——因為它還沒到來。那麼是什麼是存在的呢？在我們世俗生活的瞬間之後有什麼會到來？

哎，就像對福音書中的富人一樣，對所有那些認為自己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在於吃、喝、玩樂的人進行宣判，殘酷折磨你的靈魂。

但是死亡是什麼？這個問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回避的，尤其是那些年事已高的人。但是這並不僅僅關乎年齡，更多的是在於與年齡無關，卻更能代表一個人的智慧。記得當萊蒙托夫還年僅 20 多歲的時候。他曾說過：「我的人生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對過去也沒有一絲遺憾」。

在即將面對死亡的人們面前，由於在人生意義的問題上無法找到答案，悲劇便經常發生。現在以自殺而結束生命的情況經常發生——正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而且，在自殺的人群中各種年齡段都有，最小的自殺者竟然是年僅 10、11、12 歲的孩子，有時還有更小的。這個異常的現象目前在俄羅斯和國外都能看到。比如在美國，自殺占死亡總數的 1.5%。

## 古人對死亡的理解

那麼，什麼是死亡？所有的民族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所有的宗教都在談論它。誠然，他們都各持己見。

如果回顧前基督宗教史，那麼我們將看到描述死亡的多種不同版本。但應很快發現，從本質上，他們所有人都在談論著關於生命延續的某種形式。

我們的祖先是怎樣思考死亡的？這是一個廣袤無垠的問題，因此，我們只能是點到為止。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古埃及宗教的理念。在寫於大約西元前 2000 年的埃及《亡靈書》（其名稱的直譯為《白晝通行書》），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關於靈魂怎樣向上帝和神靈祈求的思考——祈求避免遭受某些沉重的打擊、痛苦、鞭撻，不陷入於比死亡更糟糕的狀態。因為山神向違背神旨意的人們發出了多麼可怕的宣判：「無情的利劍將懲罰你們的肢體，你們的靈魂將被消滅，你們的影子將被踐踏，你們的頭顱將被斬斷。不能起義！你們將倒立行走！無法起身，因為陷入了坑裏！不能逃跑，不能離開！在你們面前是漫野蛇火！「它將會燒死成千上萬的人！」……她們（持刀女神）會宰殺你們，鎮壓你們！在塵世生活的人們將再也看不到你們！」但是根據本書，靈魂可以被救贖，且並變得有靈

性<sup>3</sup>。此外，對屍身保存（木乃伊製作）的極度關心和金字塔中的個別詩篇使某些研究人員有理由認為古埃及人竟然相信未來的復活<sup>4</sup>。

我們在西藏《度亡經》中也能找到類似的東西。這本書起源較晚，寫於西元8世紀前後。我們在這本書裏看到了印度教意識的其他主題。死亡在這裏被認為是進化的一個階段，或者相反，是靈魂的退化，表現為輪迴的相應形式。儘管按照西藏的觀念，當輪迴的過程停止時，一部分人可以達到所謂的莫克沙（解脫）狀態。但是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這個終極目標。幾乎所有的印度宗教和哲學思想體系裏面都包含有輪迴的學說。

在佛教傳說中可以發現許多外來的故事。在其中的一篇裏，佛陀在最終覺悟之前，經歷了215次轉世輪迴，成為過各種不同的人（女性除外）。誠然，佛教的最初思想是另外一種，它指引人們實現所謂的涅槃。但涅槃是什麼，對此不同的學派各持己見。但這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那個世界正在發生著一些事情。

順便簡單說一下轉世的思想。如果你們想這麼認為的話，轉世也是一種特殊的死亡救贖。但是對於那些通常將今天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情推遲到明天的人們之精神世界來說，是極度虛幻

3 《古埃及亡靈書》：<http://rumagic.com>

4 詳見，如：安·鮑·祖博夫〈戰勝最後的敵人〉，《神學通報》No. 1, 2期（謝爾吉耶夫鎮：1993）。

的。要知道，精神道德的完善是自我鬥爭的結果。正如我們所知的：

與自我的鬥爭——

是最艱難的鬥爭。

勝利中的勝利

是能夠戰勝自我（馮·洛高）<sup>5</sup>。

輪迴的思想在潛意識裏引導人們在遙遠的未來「與自我鬥爭」，尤其是如果在此世生活得不錯。此外，輪迴的鏈條本身沒有終點——是無限的死亡和誕生。至少像佛陀這樣「共」轉世215次的幸運兒是極個別的。再說一次，大多數人的命運是不間斷輪迴之無限環節中的一環。

神智學（Theosophy）幾乎毫無動搖的接納了輪迴思想。

然而這一思想沒有任何經得起推敲的依據。

首先，假如轉世是我們生存的法則，那麼每個人都應有關於前世的某些記憶。否則，為了竭力完全洗脫罪孽，必須經多次轉世的這一理論的主要論點就失去了意義。英國18世紀哲學家約翰·洛克公正的指出，如果沒有關於前次轉世的記憶，也就失去了個體的一致性，因而也就不存在轉世，而存在的只是新「我」的一般出生。

第二，沒有能夠證明記憶的事實存在。所謂的自己前次化

5 費裡德里希·馮·洛高（Friedrich Von Logau, 1605 - 1655）——德國詩人。

身「回憶」的極少數情況，其所具有的性質完全不同，屬於自然結果：

抑或受外界的影響，包括心靈感應<sup>6</sup>，或者所謂的降神術，即特別容易降臨到人們身上（尤其是孩子和婦女）的無意識自我暗示行為；

或者是某種心理疾病，當病人可以把自己「想像成是」任何人；

或者是受到魔鬼的直接影響，對所有人來說常常表現為明顯對惡魔的迷信；

或者出現了所謂的遺傳記憶。這種記憶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會勾起對先人的回憶和擔心，並將此人視如自己的親人。

我們在中古希臘神話集和宗教中可以遇到一些怪異的思想。古希臘人（順便提一下，像許多其他沒有直接的神靈啟示的民族一樣）把人類來世的狀態認為某種虛幻的虛幻，或者與地球上任何一種生命相比較而言，是最糟糕的某種東西。比如在荷馬所著的《奧德賽》裏面，對陰間裏人類的狀態有著十分生動的描寫。就像《天神》阿基里斯向奧德修斯抱怨道：

「啊，奧德修斯，不要指望能慰藉我的死亡；

最好我還想能活著，就像短工一樣在田間工作，

貧窮農夫倚靠辛勤勞作來收穫所需的食物，

相比之下，這裏所統治的確是毫無生機的世界，死人呀」<sup>7</sup>。

6 詳見路喀總主教所著：《精神、靈魂和身體》。

7 荷馬《奧德賽》瓦·茹科夫斯基譯著 教育出版社 325 頁 XI，487-491。

更有趣的是古希臘神話中偉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來世。他本人在奧林匹斯山參加眾神的宴會，同時，他用力拉弓的抖動影子出現在陰間。同時展現在兩端！對於巴維爾·弗洛連斯基神父來說，荷馬這個完全不同尋常的想法，是其所創末世論理念的源泉之一。

這些驚人的幻想說明了什麼？一方面，古希臘人深深地感受到那個世界的真實存在與人類靈魂的不滅，並相信，這就是來世。另一方面，在完全不瞭解來世的情況下，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又充滿了恐懼，並進行種種猜測，正如我們所見，在試圖瞭解其中奧秘的同時創造出了動人的神話。我們應給予他們應有的評價——這其中的某些神話不僅有趣，還深刻展現了來世報應的觀點。對於恪守教規的人士而言，足以令人想起關於對極樂島和愛麗舍田野所具備的古老洞察力以及後來所表現罪人絕望命運的神話：坦塔羅斯（Tantalus）的折磨，西西弗斯（Sisyphus）的石頭，達那伊德（Danaus）的無底桶等。類似的畫面可以在其他前基督信仰的宗教裏見到。永生的直觀感受和得以證實它的直接實相（死亡的現象及其準確的預言與警告等）融化在對彼世認知的一團迷霧之中。並由此貫穿於人類歷史的整個前基督信仰時期。

甚至如果在翻閱舊約的時候，在此我們將能發現類似的東西。在先知書之前，我們在舊約裏能找到有關人死後靈魂進入休眠或者進入死亡的論斷。也就是說，死後不只是肢體而是整個人化成灰燼。而只有先知，尤其是偉人開始斷言，軀體死後靈魂不

會消失，也不會死亡，甚至不會休眠，但是會取決於一個人在世時的道德品行而去決定承受痛苦或者歡樂；先知甚至談到了普遍的復活<sup>8</sup>。這是在基督信仰之前人們所解開的最大謎團<sup>9</sup>。

## 共同點是什麼？

所有民族和各個宗教都在談論著人類來世生活的虛幻性。關於隨著肢體的死亡，人類個體徹底消失的觀點則非常罕見。

相信人類死後就會化為烏有，是不可逾越的心理難題，它引發了橫貫整個歷史長河中人類不同民族間的共同探索。人類不是動物！生命在死後依舊存在！這一點不僅是簡簡單單的假設，不是某種幼稚的信仰或模糊的直覺，而是由全人類所經歷的大量建基於事實上的經驗。它證明個體生命在地球之外依然延續。在有文獻記載的任何地方都能查到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其內容往往是非常驚人的。所有這些資訊中都貫穿著同一個思想：即個體在死後仍繼續活著。個體是堅不可摧的！

在以《令人難以置信的但卻是真實的事件》名稱發表的伊克斯庫利的短篇小說裏關於這方面描寫得很精彩。小說的真摯使人印象深刻，並沒有留下對所發生事件真實性的任何懷疑之處。其中最有趣的是這個事實：在生命從此世向彼世的轉變過程中，意識是連續的。伊克斯庫利在描述自己醫學死亡時寫道，他首先感到了重力，某種壓力，但然後突然覺得完全的釋放與自由。之後，看到自己的身體，並開始懷疑它是死的。但是他連一秒都沒有失去知覺。「我們對『死亡』這個詞的理解是與某種生命的消

8 詳見：阿·依·奧西波夫《舊約宗教 尋找真理的理智之路》（莫斯科：聖燭修道院出版社，2004年）。

9 保·亞·雲格羅夫教授（1856-1921）在《靈魂的來世和死後生活的舊約教義》一書中在廣義的歷史和文化上下文中研究包含在舊約的法令、歷史、教師、先哲和非聖頌典的書中的死後生活的概念，以及進行死後生活和古埃及和波斯人觀點的舊約概念的比較分析。

失和停止這一概念密不可分。當我一秒鐘都沒有失去知覺，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的活靈活現，能聽到、看到、意識到，能運動、思考、說話，我怎麼可能以為自己是已經死了的呢？」<sup>10</sup>。

接著，他談到讓自己感到很驚訝的一件事：當他在房間裏看到一群醫生，並越過他們的肩膀朝他們看的方向看去：「病床上躺著的是我……」「我喊醫生，但是我所在的空氣對於我來說不起任何作用；它既不接受也不傳播我的聲音。我明白到自己與周圍的一切都是隔絕的，明白了自己正經歷著多麼可怕的孤獨，恐慌籠罩著我……我盡過所有可能的嘗試並試圖喚醒自己，但換來的只是絕望。『難道他們看不到我嗎？』——我失望地想著，一次一次的走近站在我病床前的一群人，但是他們誰也沒有回頭，沒有注意到我。我困惑的端詳著自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看不到跟從前一樣的我。但當我嘗試著觸摸自己的時候，我的手所觸到的只是空氣」<sup>11</sup>。

類似於這樣的見證很多。有時一個人死後的經歷伴隨著對他而來是相當沉重的時刻，當在他眼前出現了可恥的財產分割情景。沒有人再去談論過世的人，誰都不再需要他了（就像東西一樣，不需要的時候就應被拋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金錢和物質上。可以想像，當「愛」他的親人們看到他重新復活的時候，這將是多麼可怕。而此刻他該怎樣與他們溝通！

10 克·伊克斯庫利〈對於許多人來說難以置信的，但真實發生的事〉，《聖三一之花》No.58, 1910年。

11 同上。

我的鄰居謝爾蓋·阿列克謝耶維奇·茹拉夫廖夫（1913-1997），一位居住在謝爾吉耶夫鎮的老師，給我講述了一件在他生活中非常有趣的事。我非常瞭解他，他是個正直，並且精神上完全正常的人。所以對於事件的真實性我沒有任何的懷疑。當他20歲的時候，得了嚴重的傷寒，高燒直到40多度，並被送進了醫院。有一次，他突然感到特別的釋放，看到自己躺在病房裏。當時是5月1日那天，他想起了他的朋友，於是立即出現在了他們的身邊。他們暢飲著伏特加並快樂地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慶祝、聊天、嬉笑，但當他嘗試著與他們交流卻完全沒有任何效果：沒有人注意到和看到他。這時他想起了他所認識的女孩，便來到了她身邊。他看到她與相識的青年男子坐在一起，聽到他們竊竊私語，但是他們還是沒有注意到他。而這時他清醒過來了——我是病號，並一眼看到自己正在病房裏，他的病床前站著兩個抬著擔架的護士和一名醫生。醫生說：「他死了，應該把他送到太平間去（當時停屍間的名稱）」。這時，他感到了一陣可怕的寒冷，並聽到了女人的尖叫：「他還活著！」活過來之後，謝爾蓋的高燒也完全退了。一天以後，他就出院了。但最有趣的還是後面所發生的事。謝爾蓋去上班，向同事暗示他們怎樣度過了五一節，同事們都極度驚訝並追問究竟是誰告訴了他這些事。（看來是說過一些隱私）。而當他跟那位姑娘說起她談話的細節以及與另一位青年男子的行為時，她感到十分緊張。由此很自然地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靈魂，那麼躺在病房裏的一具屍體怎麼會那麼準確地知道離醫院如此遙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呢？

還有一件事情發生在男子隱修院院長尼康（沃羅比約夫）<sup>12</sup>·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的弟弟身上。他弟弟七歲的時候，玩圓場遊戲時意外的被棍子打到了頭部，導致他暈倒在地。他講述了自己是如何在高高的上空俯視著自己，看見驚慌失措的小男孩們在他身旁，其中的一個是怎樣跑去他家，媽媽又是怎樣叫喊著，哭著跑出家門，抓著他，拉扯他的。而那個世界的陽光是如此明媚、美好而令人愉快，以至於當他蘇醒時，卻嚎啕大哭。但並不是像所有人認為的那樣是因疼痛而導致，而是因為這裏非常沉悶、昏暗，就像在地洞裏一樣，儘管這是一個豔陽高照的日子。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的所有兄弟：包括男子隱修院院長尼康、亞歷山大、米哈伊爾、瓦西裏都曾講述過這個故事。

類似的事實不勝枚舉。它們確切證明了人類靈魂的存在及其在來世的延續。需要著重強調的是，靈魂才是個人思想、感情、經驗的來源，而不是來自於肢體。智慧、心靈（如感官）、意志存在於靈魂內，而不是在肢體中。宗教上也一直在證實這一點。

19世紀末著名的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說過，人類的大腦只是個電話站，負責資訊傳遞，但不是其來源。資訊從某處傳入大腦，但對其的理解和傳達可以是不同的。大腦能夠正常工作、也會出故障或是完全停滯不動。但它只是傳送機制，而不是

12 詳見他的《懺悔留給我們的》。莫斯科：聖燭修道院出版，2005年。

人類意識的源生器。今天大量科學且可靠的事實完全證明了柏格森的這一想法。

現今已出版了學者們所編寫的關於死後個體生命延續的大量著作。比如，穆迪博士在美國所出版的《生生世世》曾經轟動一時：僅在頭兩年就已售出200萬本。很少有著作能以這樣的速度售出。許多人把它視為啟示錄。雖然有足夠的類似事實，但是人們根本不瞭解它們，漠視它們的意義，將其視為幻想或人類心理異常現象的描述。這裏有一個身兼醫生及專家雙重身份的人，且在他身邊也圍繞著同樣的醫生及專家們，他講述著事實，並且只傳述事實。而且，他是對「宗教宣傳」之類完全不感興趣的一個人。

我還可以列舉出一些類似的著述：

- 阿·瓦西裏耶夫：《遠距離的勸誡》莫斯科1962年
- 阿·瓦西裏耶夫：《人類心理的神秘現象》莫斯科1964年
- 瓦·詹姆斯：《宗教經歷的多樣性》莫斯科1910年
- 格·季亞琴科：《來自未知領域》莫斯科1896年 重印：莫斯科1992年
- 格·季亞琴科：《精神世界》莫斯科1990年
- 彼·卡利諾夫斯基：《跨越》莫斯科1991年
- 阿·庫拉耶夫：《靈魂往何處去》，《三一聖言》2001年
- 米·瓦·洛德任斯基：《未見的光》彼得格勒1915年
- 米·瓦·洛德任斯基：《黑暗的力量》彼得格勒1915年
- 路喀（伏伊諾-亞謝涅茲基）總主教：《精神、靈魂和肢體》布魯塞爾1978年
- 莫里茨·羅靈格斯：《立於死亡之門檻》聖彼得堡1994年
- 謝拉菲姆（羅斯）修士司祭：《靈魂的來世》莫斯科1991年

但是為了正確理解與彼世相關的一切，正教徒必須首先閱讀

和研究聖人伊格納季·布良恰尼諾夫（Ignaty Bryanchaninov）（1867年離世）的著作。首當其衝的是他所著《關於靈魂的覺受與精神幻象之語錄》、《關於死亡之語錄》、《關於對死亡之語錄所作的補充》（第三卷）。它們在我們信仰模糊不清的時候，賦予了堅實的教父理論作為基礎，使我們能正確地認識和評價靈魂世界的所有現象。

## 「我在地獄！……」

在莫里茨·羅靈格斯《立於死亡門檻》一書中，我們發現與穆迪語錄相比，基本上是新的和重要的某些內容。他是一位著名的心臟病專家，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教授，多次使已處於醫學死亡狀態的人重新活了過來。書中包含大量的事實。有趣的是，莫·羅靈格斯教授本人原先對宗教漠不關心，但在1977年（從那時開始編寫本書）發生的那次事件之後，他開始完全以另外一種方式重新看待人類、靈魂、死亡、永生和上帝的問題。這位醫生描寫的事情也迫使我們來認真思考這些問題。

羅靈格斯講述他如何開始將已處於醫學死亡的病人重新救活了過來。在這類情況下，他借助于普通的按摩來強迫人類的心臟恢復跳動。這些在他的醫學實踐中經常發生。但是這次，並且，通常來說他第一次遇到了什麼情況？他的病人剛剛醒來一會兒，就「尖叫」道：「我在地獄裏！」「不要停止！」。醫生則問他受到了什麼驚嚇。「你不明白嗎？我在地獄裏！當您停止做按摩，我就在地獄裏！不要讓我回去！」<sup>13</sup>。就這樣重複了數次。

羅靈格斯寫道，之前他作為一個身體強壯的人，工作有時

13 莫里茨·羅靈格斯，《面對死亡》第一章〈往返於地獄〉（聖彼得堡：1994年），頁13。



太過於專注，甚至有一次弄斷了病人的肋骨。所以他們醒過來的時候經常懇求他：「不要折磨我的胸腔了。您弄疼我了！」而在這裏，醫生聽到的卻完全不同：「不要停止！」他繼續描述道：「唯獨在此時，當我看到他的臉，我就被真正的恐慌所籠罩。他的臉部表情比死亡的時候更嚇人。臉上露出可怕的醜態，盡顯恐怖、瞳孔放大，而他本人則混身顫抖，大汗淋漓。總之，一切都難以形容」<sup>14</sup>。後來羅靈格斯說，當這個人最終完全蘇醒後，便跟他說在死亡中自己經歷了怎樣可怕痛苦。病人準備承受任何狀況，只要能不回到那裏就行。那裏是地獄！後來，這位元心臟病專家對類似的情況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並開始向自己的同事詢問起這方面的情况。原來，這種事例在他們的醫學實踐中並不罕見。從那時起，他開始記錄有關病人重新復蘇的事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敞開心扉。但是已經公開的故事完全足以證明人類死後確有生命的延續。但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生活？

在這本書中，羅靈格斯與穆迪不同，不僅談到那些在彼世享受過歡樂、陽光和極大滿足感，並不想離開那裏的人們，而且也談到那些在彼世看到過火湖、可怕的怪獸，並遭受過恐怖與痛苦經歷的人們。正如羅靈格斯所寫，「認識地獄的事件快速增多了」<sup>15</sup>。他在後文中對復活進行了以下總結：「經他們證實，死亡這一令常人畏懼的想法，不是生命的終結或遺忘，而是生命由

14 同上。

15 同上，第七章〈墮入地獄〉，頁91。

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的過渡。這種想法有時是愉快和歡樂的，而有時卻是黑暗和可怕的」<sup>16</sup>。

他們所列舉的有關拯救自殺者的事例特別有趣。他們所有人（他不瞭解有沒有例外情況）在那裏承受巨大的折磨。而且這些痛苦既與心理的、靈魂的折磨有關，又與（特別是）視覺上的折磨相關。這是極大的折磨。怪獸出現在不幸的人們面前，看一眼就會令人魂飛魄散，且無處躲藏，沒法掩耳閉目。在那裏，是無法從這種可怕的境況中逃脫出來的！當一個中毒的姑娘蘇醒過來以後，她只懇求一點：「媽媽，救救我！讓他們離我遠點……他們是地獄裏的魔鬼……這多麼可怕！」<sup>17</sup>。

羅靈格斯同樣列舉了另一個非常嚴肅的事例：講述在醫學死亡時經歷過靈魂折磨的他的大多數病人堅決地改變了自己的道德生活。某些人儘管保持沉默，但是從他們後來的生活中可以明白，他們經歷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16 同上，〈序言〉，頁10。

17 同上，第七章〈墮入地獄〉自殺，頁92。

## 上帝創造的人類身體

現在，根據在醫學上積累的大量事實（並非類似於民間傳說的幻想，而是基於完全可靠的事實），可以再次重申，且能完全負責任的斷言，靈魂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科學真理。人類，與強行灌輸入幾代人意識中的愚蠢之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即只是腦中帶有電腦的肢體動物，恰恰相反，實際上是一種有著自我意識和堅不可摧的個體。這種個體首先是某種不滅實體，即具有兩種存在形式的靈魂。第一種在我們所習慣的肢體裏：肢體和靈魂一起（與精神不同）也就是人類的身體。另一種靈魂存在的神秘形式——在來世。基督信仰則微微揭開了它這另一種存在方式的神秘面紗。

為了更全面的瞭解這個秘密，必須先來談談作為靈魂房屋的肢體。教父論著斷言，人類在現今的墮落狀態之前，肢體是賦有靈性的，但就物質層面而言，如果你們需要的話，雖是屬物質的，但確是具有靈性的！如何來理解這點？難道靈性和物質相互排斥嗎？根據基督信仰教義，這是不會發生的。相反，只有當屬物質的肢體在獲得其適當的生存方式時才會變得具有靈性。在基督的復活中可以看到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

記住，基督穿過緊閉的門，突然出現在門徒面前，掰開了

麵餅，然後……突然消失了。這時他對門徒說：「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路加福音 24：39）。這說明，他突然出現在因為害怕猶太人（約翰福音 20：19）而緊閉著大門的房間裏！要知道，誰也沒有給他開過門。不相信復活的宗徒托瑪斯看到關閉的房間裏突然出現了基督，並聽他說道：「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時，曾承受多少痛苦。托瑪斯的回答驚人：「我的主！我的上帝！」（約翰福音 20：27-28）。也就是說，這是你本人！現在托瑪斯觸摸了基督肋骨的手指在羅馬展出。事實上，我並不太相信，請原諒我。但事情的重點不在於托瑪斯有沒有觸摸到基督的肋骨或者是不是這根手指。重要的是：托瑪斯觸到的超出了我們通常人類經驗範圍所認知的現實，並證實與我們所謂的常識相矛盾。怎麼會不矛盾呢：真實的肉體、血和骨如何能夠自由無阻礙的穿過真實存在的物質主體呢？

我們可以建立不同的假說來解釋這一現象。但是它們終將只不過是猜測而已，因為我們現在是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書 13：12）。但是如果願意的話，這就是其中的一種猜測。目前，由於對空間和時間有著更為深入的科學認識，可以假設，肢體依舊是物質性的，但是當其變得具有靈性之後，會在另外的「空間」，且存在於我們「內部」。在那個空間裏不再需要任何依靠物質來維持自己生命的身體。通過這些「空間」，靈性的肢體可以自由的進入我們地球上任何時空交點，獲得其所

有基本屬性。但是，需要再次重申，這只不過是對著模糊不清之鏡面的一種猜測。而我確切地知道，在我們想清楚以前，會先去那裏，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哥林多前書 13：12）。所以我們不要著急，稍稍再等待一會兒。

關於就身體確實可能具有靈性這一點而言，宗徒帕弗羅直接寫道：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哥林多前書 15：42；44；53）傳道者所描述的是來世的身體狀態，但在墮落之前的狀態也確是如此。

眾聖教父也教導說，在人類普遍復活以後，所有人都將擁有像元祖那樣的靈性身體（甚至是更加健全的）。它具有相對於我們目前狀態來說是非比尋常且神奇無比的特性：沒有疾病、疼痛、痛苦和死亡；無需為抵禦外界而著衣；不會感到饑餓、口渴和肉欲，如同我們在復活的救世主身上所見到的那樣，不再經由我們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來決定。正如不能通過擊打空氣而使它疼痛一樣，人類的身體和靈魂已然，而且將是如此無懈可擊、無欲且永不受苦。例如，聖艾弗冷（4世紀）寫道：「天堂蔭風拂過虔誠之民；一陣風帶給他們吃食，另一陣風給他們帶來甘露……那裏的風用靈性滋養著屬靈的生命……對於屬靈之人來說，食物也是帶有靈性的。」<sup>18</sup>「沒有糧食，但到處充滿了天堂的馨香；生命的氣息就是食物……含有血液和水分的身體達到了與靈魂

本身所擁有的相同純度……在那裏身體上升到靈魂的層面，靈魂躍升到靈性的層面」<sup>19</sup>並停留在永恆的極樂境界中。

大聖阿塔納西（4世紀）這樣描述原始人類的靈魂 - 身體特性：「因為在亞當違命之前既沒有悲傷，也沒有恐懼、疲勞、饑餓和死亡」<sup>20</sup>。大聖安托尼針對此時已經發生在聖人身上的這些變化講道：「因此，服膺於聖靈的統治，身體完全習慣於所有的善並發生改變。最終，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具有在虔誠者復活中所獲得的靈性身體的特性」<sup>21</sup>。耶路撒冷的聖基里爾也這樣說：「身體在復蘇……但已不是舊貌了，而將處於永恆的狀態。它將不再需要依靠食物來維持生命，不需要借助梯子來登高，因為它變得極具靈性，是我們所無法表達的那種奇異靈性……」<sup>22</sup>。

上帝賜予的身體需不需要食物和其他的東西呢（創世記 1：29），要知道復活的基督在他們面前吃了食物（路加福音 24：43）？聖金口約安對這個問題回答說：「因此，耶穌復活後不是因為必須吃與喝，那時他的身體已經不再需要這些——而是要在復活中加以佐證。」<sup>23</sup>

18 敘利亞的聖艾弗冷，《作品》第五卷，《天父的殿宇》，1995年，頁287。

19 同上，頁289。

20 大聖阿塔納西，《作品》第四卷，（莫斯科：1994年），頁466。

21 《聖安托尼慕善集》第一卷〈基督的生活箴言〉，20章。

22 《耶路撒冷聖基里爾的宣道詞》，18章18節（聖彼得堡：松鶴出版社），頁228。

23 聖金口約安 作品 第七卷，《馬太福音釋義》，26：26-28（聖彼得堡：1911年），頁822。

埃及的聖大瑪喀里（Macarius the Great）關於靈性上的軀體形態道出了同樣的話：

「問題：出現在上帝面前的亞當已復活的身體是『赤裸的』還是穿著衣服的，『吃』的東西有什麼不同嗎？那時身體穿著怎樣的服裝，用什麼來填飽肚子？（因為在此世生活的男人和女人需要遮羞，吃易腐蝕的食物【出自約翰福音 6：27】）經由塵世赦免後復活的人類與業已恢復原始狀態的人類還需要這些嗎？

回答：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是不恰當和輕率的，因為我們知道，造物的輝煌（出自雅各書 1：11）和構成會在應許之日消失殆盡（世界末日——阿拉法 - 肇始；俄梅戛 - 終結），土地不再結出滋養身體的果實，天空閃現出它短暫的全部華美（出自馬太福音 24：35）。從此人們將開始獲取食物（和準備衣物），如果按照主的聖言來看，所有可見的會被赦免嗎？某些其他不可見的就不能明瞭了嗎，而將會賜予它們什麼？——上帝已經給靈魂披戴上榮耀，注入了自己的威能，在這期待已久的時刻，最終把我們的身體轉化為與他相似的榮耀的身體（腓立比書 3：21），賜予食物和聖潔的華服，賦予不朽的如天使般的作為。」<sup>24</sup>

這樣，人類的軀體——身體和靈魂已經並且將在來世的生活獲得奇異的特性。

24 埃及的聖瑪喀里，《靈修語錄和書信》第 18：6（1）語錄（莫斯科：巨犀獸出版社，2002）頁 588-589。

## 元祖罪愆的後果

因視己為上帝的元祖墮落而導致了在人類本性中發生了本體性的質變。眾教父把它們命名為原始危害（大聖瓦西里）和遺傳性損傷（聖瑪喀里），甚至是罪愆。在西方神學裏，後來在我們的神學中稱其為原罪。按照眾教父的說法，人類的軀體——靈魂和肉體變得肥碩，披著皮子做的衣服（創世記 3：21）。關於這個變化，宣信者馬克沁明確地說道：「基督啊，請您譴責我自願所犯之罪，我指的是譴責 [人類] 本性中那欲望、易腐和死亡。」<sup>25</sup> 這三個屬性與人類本質是密不可分的，所有人類都伴隨著它們而誕生。但還是應該指出，這些本質的變化帶有純粹的結構性質，而不是精神 - 道德上的性質，雖然實際上這些變化是鬆動的土壤，在此基礎之上人類卻易於走向犯罪。

何謂欲望？如果靈性的身體不會感到痛苦，那麼就會變得肥胖，軀體應承受無限的痛苦，無論是身體，還是靈魂。（斯拉夫語的欲望一詞部分是指稱痛苦——「基督受難」即由此得出）。大馬士革的聖約安（公元 8 世紀）很好的解釋了這一點：

25 《宣信者馬克沁作品》第 2 冊〈法拉西的問與答〉第 42 問（馬蒂斯出版社：1993 年），頁 111。

「自然和無暇的欲望實際上並不在我們的權柄下，但由於隨著**元祖**的罪孽而進入了人類的生活，比如饑餓、口渴、疲憊、困難、哭泣、腐朽、逃避死亡、恐懼、臨終前的痛苦和由此產生的汗滴與血珠……和其他的所有人類本身具有的事物。」<sup>26</sup>但是必須將原始的欲望（按照宣信者馬克沁的說法是非罪惡的「不被譴責的」）和由於犯罪而在人身上產生的罪性的欲望以及惡性遺傳的結果相區分開來。尼撒的聖格里高利這樣解釋人類罪欲的產生：「沉溺于玩樂的奴隸通過欲望來獲得基本需求：用饕餮盛宴來代替飲食；偏愛飾品多過衣物；住宅的用途多於其結構；注意力轉向非法和被禁的快感以代替生育。因為，在人類生活的寬敞大門內走進了貪婪、懦弱、驕傲、自負和各種放縱。」<sup>27</sup>

什麼是易腐性？請看孩子和老人。這就是腐朽的過程，這就是它所帶給人類的！易腐性是人類與動物世界的共有本質。動物誕生、生活、感受、痛苦、歡樂、衰老和死亡的不僅是軀體，還有它的動物性靈魂。由於人類的三種屬性與動植物界相統一，因此人類也一樣面臨生老病死。尼撒的聖格里高利寫道：「因為各種各樣的靈魂溶入到會說話的動物，即人類裏面。」<sup>28</sup>

在最低級生物的共性上還包括它的死亡——軀體的死亡，而不是人類不滅的靈魂之死。

26 大馬士革的聖約安，《正教信仰的精確釋義》第20章（聖彼得堡：1994年），頁185。

27 尼撒的聖格里高利，《作品》第7部分（莫斯科：1865年），頁522。

28 尼撒的聖格里高利，《作品》第1部分〈人類的構成〉（1861年），頁99。

這三種由於元祖的墮落而在我們的本性中所產生的主要疾病會無一例外地染遍所有的人類。它們不恰當的被統稱為「原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正如我們所見，「罪」一詞的含意不是每一個亞當後代的個體罪過，而是對於所有人來說是人類本性所遭受的共同損害和病態。

除了原始的和個體的罪過以外，還包括世襲的罪過。父輩和祖先給予後代的不僅有身體和心理上的疾病，還有靈性上的疾病（比如，明顯表現出來的嫉妒、憤怒和貪婪等）。這是所有人都與生俱來的，但是在每個人身上的表現都不盡相同。儘管在上帝面前，人類無需對於這些先天的疾病負責，但必須對其所持的態度負責——是與其鬥爭抑或任其發展——這是道德上的責任。這個遺傳的罪欲被稱為世襲罪愆。只有耶穌基督一人具有完全無罪的本性，也就是說他不僅自己沒有犯罪，而且經由聖靈和聖母瑪麗亞所生，又被免除了世襲罪愆。一如教父聖格里高利·帕拉瑪斯（Gregorios Palamas）所言：基督「是唯一本身沒有犯過罪的人，在娘胎時也是如此。」<sup>29</sup>

因此，三個完全不同的現象都稱之為「罪」。但是直意上只是個體之罪。原罪和世襲罪愆則是轉義之罪，因為它們是經由遺傳的病態，而不是只有人類才應該負責的個體行為。這個對術語差別的不明導致了對教義嚴重的誤解，其中之一即涉及到上帝

29 聖格里高利·帕拉瑪斯，《神修談話 第一卷》第16段談話（莫斯科：1993年），頁155。

聖言中有關人類本性的概念，從而涉及到了最主要的基督教信條——基督犧牲的意義。

像解釋所有人的罪愆一樣來解釋原罪（天主教學說），並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在上帝聖言中指的不是我們「罪過的」本質，而是第一個亞當最初的不苦、不死和不腐朽的本性。被普世大公會議譴責的一性論者，不朽幻象論者即如是說。不朽幻象一性論異端者 - 哈利加納斯的主教朱利安教導說：「在化身之時，基督接受了亞當墮落前靈魂和肉身的模樣。基督如果感覺疲勞、希翼渴求、哀傷哭泣等，那麼這些就只是因為意願而不是必須要去這樣做。」<sup>30</sup>乍一看來，這是現實中純粹的概念性錯誤，但卻導致了對基督信仰最致命的後果，實際上是否定了基督苦難的意義。

首先，假如基督擁有不受苦和不死的本性，那麼他因何而受難與死亡？不朽幻象論者就如被普世大公會議所譴責的教皇洪諾留一樣斷言，基督在塵世生活時，每次都以特別的方式讓自己的身體變得貪婪、希翼渴求、哀傷哭泣、痛心切骨和最終死亡，這一切看起來就像是神奇的遊戲。對於這一點大馬士革的聖約安則全力進行反駁。他寫道：「正如喪失理智的朱利安和加揚所說的那樣，基督的身體……在復活前即是不朽的——這是錯誤的。因為，如果他若是不朽的，那麼就不會具有和我們一樣的本

30 《基督教百科全書》（三卷本）第一卷（莫斯科：1993年），頁150。

性，還會因此而發生福音書中所記載的那些虛假事件——饑餓、渴望、刺穿肋骨的尖釘、死亡。如果這些都只是虛假的事情，那麼整個救世奧跡就儘是謊言和欺騙，而他只是看起來像是人類而已，並不是真正的變成了人類，虛偽的，而不是真正的救贖了我們；但其實絕非如此！持此邪見之人喪失了救恩！」<sup>31</sup>

的確，如果上帝之子在化身時已經治癒了人類的本性，使其變得無欲、不朽和永生，那麼十字架就變為無用之物。此舉將廢除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受難的十字聖架，從而發起直接的十字架破壞運動。

因此大聖阿塔納西對於許多人將原始的本性列入上帝之子所理解的人類本性而感到驚奇，他寫道：「妄斷者停止吧，基督的軀體是永生的，但卻是本質上的永生！」<sup>32</sup>同時偉大的眾聖教父們也確認了這一點。例如，神學家格里高利（公元4世紀）明言：「他（基督）感到疲勞、口渴、希翼、掙扎和哭泣是生理本性的規律。」<sup>33</sup>敘利亞聖艾弗冷言及於此：「誠如宗徒所言，他是被死亡統治的元祖亞當之子。」<sup>34</sup>聖格里高利·帕拉瑪斯說道：「上帝聖言認為像我們這樣的軀體雖然全然純潔，但是會

31 大馬士革的聖約安，《正教信仰的精確釋義》（莫斯科：1992年），頁268。

32 《大聖阿塔納西 作品》第三卷（莫斯科：1994年），頁298。

33 《神學家聖格里高利 作品》第一卷（聖三一謝爾蓋大修道院：1994年），頁679。

34 敘利亞的聖艾弗冷，《第四福音書釋義》（謝爾蓋耶夫鎮：1896年），頁293。

35 聖格里高利·帕拉瑪斯，《神修談話》第一部份（莫斯科：1993年），頁165。

死、成疾。」<sup>35</sup> 這個問題在事奉聖禮上表現為，比如耶路撒冷的聖週一事奉聖禮之預祭台外祝文中就有這樣的語句：「歷代的君王……我們神聖的基督……接受了我們可憐的本性，與神的本性截然不同，被迫賦予有欲求的，會死亡的本性」<sup>36</sup>。在教會聖禮祝文中包含有許多類似的章節<sup>37</sup>。

眾聖教父們說，上帝之子在所有方面與人類的本性融為一體，除了罪愆，也就是說雖然有原始的損傷，卻沒有世襲之罪，因為在靈性上是全然潔淨的。基督使人類復活，不是通過化身，而是利用在十字架上的受難來治癒人類本性的原始損傷。希伯來書中清楚的寫道：「其實，那為萬物的終向和萬物根源的上帝，即領導眾子進入光榮，藉苦難來成全拯救眾子的首領，也是適當的」（希伯來書 2：10）因此宣信者馬克沁寫道：「復活後，基督不變的意志使本性重新恢復了無欲、不朽及永生」<sup>38</sup>。

死亡、易腐和遭受痛苦是墮落的人類之本性——是健康軀體的產物（皮衣——創世記 3：21），基督通過受難後的死亡在他所理解的人性中將其切除。使人性得以復原並成為了新的亞當，為的是能向靈性復蘇之人敞開上帝國的大門。基督信仰教導

36 阿·德米特裡耶夫斯基，《9-10 世紀聖耶路撒冷主受難周和復活節聖周的禮儀》（喀山：1894 年），頁 51-53。

37 比如：八音頌唱集，調 1，復活頌典，聖歌 1，首節「在十字架上張開雙臂，從塵土中召喚我腐朽的軀體，像接受新生的一樣」。調 2 約翰福音頌典 聖歌 5，首節：「人類的本性充滿欲求且將喪亡……」；調 3，復活頌典，聖歌 1，首節「……接受慾火叢生之興奮軀體……」；聖歌 4，首節：「用永死之軀為肚腹領受死亡的聖餐……」等。

38 《宣信者馬克沁 作品》第 2 冊《法拉西的問與答》第 42 問（馬蒂斯出版社：1993 年）。

關於即將出現的普遍復活，那時由於基督的受難及復活，人類的本性得以痊癒，變得榮耀無比且富有靈性。但是為了獲得這一新軀體，每個人必須要去掉自身的那件皮衣——也即軀體的死亡。甚至就連聖母也須通過死亡的大門，才能夠獲得滿有靈性的新軀體。

## 肉身死後，靈魂會在哪裡？

關於這方面在正教會的聖傳中講了些什麼？

人類與彼世的聯繫往往在死亡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人類靈魂在向其展現的截然不同的現實面前往往變得不知所措。無數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以下就列舉兩個我十分熟悉而又可靠的事例。

在此應當指出的是，天主教和新教在這個和其他問題上，如教義性質，靈性生命的問題（原始損傷、基督的犧牲、救贖的條件、罪愆和美德、聖禮、靈魂的來世、祈禱、紀念亡人、對於靈性生命的理解……）都包含有諸多根本性的誤解。

我的舅舅曾經在圖拉學習。他在收到住在農村的媽媽去世的電報後，就立即往家趕。他到達距離家鄉 15 公里遠的普拉夫斯克時已經是深夜了。由於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路走起來很可怕。但他還是起程了。當他出城的時候，突然很意外且清晰地看到母親在自己前面行走。他努力地追趕她，但是卻無濟於事。當他開始加速前行時，她也恰好加快了自己的腳步。直到他到達村莊時，這個幻像才在瞬間消失。因此，母親的靈魂出現在自己兒子面前並在他生活中困難的時刻鼓勵了他。

我的另一個舅舅在臨終時面對著我們所有親屬，其意識依

然很清醒，突然直接說道：「這來了兩個人，你們幫不了我了」。

我再舉一個同樣驚人的事例。我妹妹 2001 年在做晚禱時，忽然在她面前稍微偏左側的聖像在某一片刻顯現出了她外甥的模樣，特別清晰的是他的面容。她由於這意外情況而失聲叫道：「噢，瓦洛佳！」並立刻跑來告訴我們。第二天才得知，瓦洛佳就是在那天晚上去世的。這種驚人的和無法用自然原因來解釋的事例舉不勝數。我相信，幾乎每一個人都聽過，或是親身經歷過這種事。

固有的教會傳統認為，人類在自己去世後的頭兩三天（雖然我們的時間與被我們稱之為永恆的時間範疇沒有關係），他，確切的說是他的靈魂，處於「地心引力」條件下。在那個永恆的世界裏，它不會一下子斷絕與親人及朋友做習慣性交流的嘗試。

在《宗座憲章》（4 世紀）中能夠發現對於亡者去世後的第三天、第九天、第四十天和第一年——進行悼念追思的直接說明。（後來教會開始舉行全體性的追思已亡聖儀，在那時來悼念所有亡人，包括由於各種原因沒能在教會墓地得到安葬的人們。）

在亞歷山大的聖瑪喀里（公元 4 世紀）箴言中關於追思日的解釋非常有趣。他問天使：「當神父在教堂裏為亡者在其逝後的第三天、第九天、第四十天向上帝獻祭時，這會給亡者的靈魂帶來什麼樣的好處呢？」

天使回答說：「上帝不允許在教會裏存有任何自己不需要的和沒有任何益處的事物；但是在教會裏舉行自己天國與塵世的



奧跡並吩咐執行之。

第三天時，在教堂裏舉行祭獻儀式，亡者靈魂離開軀體時的痛苦從守護它的天使那裏得到緩解；因為在教會中已經獻上了對它的讚美和祭獻，以至於對它產生了良好的希望。在此後的兩天裏靈魂可以與它身邊的天使一起在塵世間遊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因此，喜慕軀體的靈魂有時會在與軀體相離的房屋邊上，有時則在安放軀體的棺柩旁徘徊，這樣就像是給自己尋覓安身之處的雀鳥一樣度過了兩天。品行聖潔的靈魂在慣於服膺真理之處遊走。第三天，使死者復活的那位責成所有基督徒的靈魂，就像他復活時那樣，升入天國，向世間萬物的上帝敬拜。於是，聖教會通常會在第三天舉行祭獻儀式及為亡魂祈禱。

向上帝敬拜後，他命令向亡魂展示聖人們的各種舒適居所和天堂美景。亡魂仰望這些要用六天時間，大感驚訝並讚美這一切的創造者——上帝。仰望著這一切，它開始改變並忘卻在軀體時的悲傷。但是如果它犯了罪，那麼在看到聖人們的歡樂時，則開始為自己感到悲哀並自責而說：我呀！在那個世界都忙了些什麼！由於被欲望沖昏了頭腦，我漫不經心地度過了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而沒有能夠去好好的服侍上帝，否則我也會被賜予這種恩典和榮耀。我呀，可憐啊！……在接下來的六天裏他看到了虔誠之人的所有歡樂，然後又被天使們提升入天國向上帝敬拜。於是，教會還得在執行祈禱儀式的第九天為死者舉行祭獻。

第二次的敬拜過後，萬物的上帝吩咐將靈魂帶到地獄裏去，向他展示那苦難哀嚎之處、地獄的不同部分及對於不虔敬之人的

各種折磨手段，處於那裏的罪惡靈魂不停的哭嚎和切齒。在這些苦難之地，靈魂待了三十天，並擔心自己也會被判罰囚禁在那些地方。到了第四十天他又一次升向天國向上帝敬拜；那時上帝已經按照它的行為來為它裁定合適的位置了。」

## 從彼世而來的訊息

經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亡者的靈魂是否會來到我們身邊？他並非總是無用的好奇。據我所知，有許多亡者會在親人的睡夢中、半夢半醒甚至在完全清醒狀態時出現，並說出一些重要事情的例子。例如，在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德羅茲多夫）去世前的三個月，他夢見了自己已故的父親對他說：「記住 19 號。」的確，都主教就在 11 月 19 日去世了。這樣的事例非常多。還有很多關於剛去世之人出現在自己的親屬或者朋友身邊的完全可靠的訊息。無數這樣的事實在由總主教路加 - 伏伊諾 - 亞謝涅茲基所著《精神、靈魂和軀體》、瓦·詹姆斯的《宗教經歷的多樣性》叢書、米·洛德任斯基的《黑暗的力量》、阿·瓦西裏耶夫《人類心理的神秘現象》、卡·古·榮格的《來世的生活》等書中得以體現。

但是試圖看到亡者，並瞭解他在彼世過得如何是非常危險的。按照基督信仰的教義，對於他們出現的態度應該是高度負責的。眾教父則強烈警告，不僅不要尋求與那個世界相接觸，而且要千方百計的躲避它，不要相信在夢裏和清醒狀態下收到的資訊，更不要相信任何類型的降神會，據稱那裏能招喚來亡者的靈魂。有時從彼世傳來的消息的確會實現。其「實現」的危險性在

於，人類開始相信夢境、幻想等等，而後當惡魔給他看一樣東西，他便中了圈套。這是一種可怕的事情。如果有必要，上帝自己會尋找並採用一種提示人類需要怎樣正確去做的方法。順便說說，據統計顯示，從事降神術的羅馬的聖約安·凱西安（John Cassian）講述了一個修士的故事，他是一個嚴格的克修者，開始相信夢境而後喪亡了。故事是這樣的：「想要誘惑他的魔鬼經常向他展示真實的（也就是會實現的）夢境，打算借此使他被誘惑並誤入歧途。因此，在一天夜裏，向他展示了一個方向，放眼望去儘是蒙受了一切恥辱且非常抑鬱的基督眾宗徒和殉道者，悲痛和哭嚎直到筋疲力盡，從另一個方向看去——猶太人民與摩伊西斯（摩西）、總主教和先哲——在燦爛的陽光普照下，生活在喜悅和歡樂之中。這時誘惑者開始建議，如果他想加入到猶太人民的幸福和快樂中，就得接受割禮（加入猶太教）。被誘惑者真的那樣做了。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我們所列舉的那些人如果自己具有判斷力，那麼就不會被嘲弄得如此淒慘和困苦了」。<sup>39</sup>

天梯者聖約安寫道：「相信夢境之人，就像一個不斷追逐自己的影子並努力想抓住它的人一樣。」<sup>40</sup>。「如果我們開始服膺於夢境中的惡魔，那麼在清醒的時候他們就會咒罵我們。誰若相信夢境，誰便是不明智的人；若有誰完全不信夢境，那他便是大慧之士。」<sup>41</sup>

39 羅馬的聖約安·卡西安 手抄本《關於判斷力》（莫斯科：1892年）第8章，頁193-194。

40 《天梯》語錄3第26章。

41 《天梯》語錄3第28章。

現在在西方，我們倒是也沒落後，流行一種對神秘主義的熱衷與狂熱，最好更準確地使用拉丁術語——「神秘學」一詞。所有人都渴望瞭解彼世有什麼。對部分人的問卷調查顯示，42%的美國人認為自己與「亡者」有過聯繫，2/3的人有心靈感應的經歷。這已經成為了真正的民族災難。人們甚至都不用懷疑，這類訊息只會是來自於謊言之靈和魔鬼。也不明白與這類的「神靈」接觸有多危險。並非亡者本人，而是裝作亡者摸樣的魔鬼在和他們說話。因此，非常瞭解這種現象本質的正教聖人，非但不尋求這類接觸，而且在避免這種致命的錯誤，完全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幻象並漠視夢境。西乃山的聖格里高利（公元14世紀）警告：「永遠不要接受所看到的包括在內部或外部，感觀或精神上的事物，即使它們裝扮成無論是基督、天使抑或某個聖人的模樣……已經接受的人……會很容易被誘惑……上帝不會憤恨那些謹慎對待自己，由於害怕遭誘惑而沒有接受上帝事物之人……反而會稱讚他的智慧」<sup>42</sup>。

許多與彼世的各種神秘現象（諸如預言、心靈感應、吵鬧鬼、在人們神智清醒時或於夢中 - 亡者對其所示現出的幻象等等）、神秘主義、唯心主義等相關的事例可以在首席司祭格裏高利·季亞琴科的有趣著書中發現，比如，1896年寫於莫斯科的《來自未知領域》及為《來自未知領域》這本書做補充而在莫斯

42 西乃山的聖格里高利（Gregory of Sinai），《致沉默者箴言 慕善集》第5卷（莫斯科：1900年），頁224。

科寫於1900年的《精神世界》一書。

我向對這些問題的教父理論感興趣的人推薦聖伊格納季（布良恰尼諾夫）所著之書《夢境》的第五卷第46章，還有他的《克修經驗》第三卷，其中包括《關於靈魂的覺受與精神幻象之語錄》、《關於死亡之語錄》、《關於對死亡之語錄所作的補充》和《關於創造人類精神和靈魂的本質》。這裏引用了許多無論是天使顯現，還是魔鬼現形這類現象的最有趣的事例，還有關於靈魂相互之間的區別、靈魂對於人類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人類對於各種陰間（神秘的）現象的正確態度、關於抵禦「不速之客」方法的教父理論，眾教父憑藉自己總結的經驗而做出的嚴厲警示，應該千方百計地避免自我與彼世在視覺、聽覺、心理和感觀上的所有聯繫。

所有聖人都是這樣做的！何況是我們這些罪人呢，我們自己就更需要特別謹慎了。

## 「世俗之物在此被看作是 天國模糊的映象」

三天之後，靈魂發生了什麼？-- 在基督信仰以外的領域裏，我們實在找不出任何不是經幻想得來的合理可靠的東西。正教向人類揭示了彼世對於此世極為重要的方面。話題則談到了關於死後的考驗。<sup>43</sup>

莫斯科都主教瑪喀里（19世紀）關於靈魂的彼世狀態寫道：「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對屬於肉身的我們來說，靈性世界事物映射的特徵必然或多或少是倚賴於覺受和人形的——其中，它們必然會在關於人類靈魂與肉體分離時所經受的關於死後考驗的詳細教義中存在。因此我們應該牢記天使對亞歷山大的聖瑪喀里所說的箴言，在一開始就談到了關於死後的考驗：『世俗的事物在這裏被看作是天國模糊的映象。』不要把死後的考驗想像成粗略的覺受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我們來說可以是靈性的概念，不應對細枝末節糾纏不休，就連不同作家的作品和教會中不同聖傳對於死後考驗的基本思想都難以達成一致。」<sup>44</sup> 當我

們接觸到關於彼世的資訊和死後考驗的故事時，千萬不要忘記上文所引述的天使之言。

已故的斯摩棱斯基和多羅戈布日主教謝爾吉（斯米爾諾夫1957年離世）是一位可愛和招人喜愛的老人，即使難以稱他為靈修者和克修者。他的去世很有代表性——他一直環視四周並重複道：「都錯了，一切並非如此。」他的驚奇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我們相信，那裏的一切並非如此，但還是會不由自主的繼續想像彼世生活的樣子和它與塵世生活的相似性。但丁或者彌爾頓的地獄和天堂、死後的考驗再次與我們出於好奇而在不同的暢銷書中所見到的畫面相符。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這樣，都不能背離原始世俗的概念。那麼，我們還能怎樣？

在現代科學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對真實彼世的瞭解方法，比如，向大庭廣眾通過與世俗的類比來描述原子世界。研究基本「粒子」的物理學家認為，在宏觀世界 - 我們的世界中——沒有能夠充分表達現實微觀世界的概念。所以，為了以某種方式使大眾瞭解微觀世界，物理學家不得不尋求和想出能表述普通經驗的辭彙、名稱和圖像。誠然，圖像經常是充滿幻想性的，但我們能夠明白它的意圖。

例如，第一顆原子彈的創始人奧本海默是這樣描寫電子特性的：「如果我們問，電子的位置是否為固定不變的，應該說『不』；如果我們問，電子的位置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

43 「死後的考驗是一神學術語，意即靈魂和肉軀分離之後在上帝審判之前所面臨的酷刑（揭發罪孽）會發生在惡魔所掌控的領域內。而聖人的靈魂則不用經受死後的考驗。亞歷山大里亞的聖馬卡里對於死後的考驗做了詳盡的釋義。」（布羅克豪斯和艾佛朗百科全書）

44 莫斯科都主教瑪喀里，《正教信理神學 第2卷》（聖彼得堡：1895年），頁538。

變，應該說『不』；如果我們問，電子是否是靜止不動的，應該說『不』；如果我們問，它是否為移動的，應該說『不』。<sup>45</sup>

或者拿「波長粒子」的概念來列舉。如果仔細想想，那麼它聽起來相當荒謬，因為波不能是粒子，而粒子又不是波。但通過這個矛盾並無法限定我們所謂常識之內的概念，科學家正試圖在原子基本粒子的水準上來表達物體本質的雙重性質（根據具體情況，有時表現為粒子，有時表現為波）。

現代科學提出了許多這樣的悖論。它們在哪方面對我們有益？它們會展示，如果人類用「人類的語言」認知和表達甚至此世之實在的能力是這麼有限，那就很顯然，我們理解彼世的能力就是更為有限的。因此，所有這些描寫具有條件性和標誌性。聖經中便充滿了所謂的擬人論，其中上帝被塑造得與人相似。而不幸的是，我們往往想要把對彼世的比喻和類比描寫看作是現實本身，結果是不僅對於天堂、地獄、死後考驗等，而且對於靈性生活、救贖和上帝本身建立了完全錯誤的概念。這些誤解易使基督徒感到困惑並陷入異端。一個基督 - 異教徒——還有什麼能比這更糟的？

羅馬的聖約安·凱西安就這個問題寫道：「如果我們在粗略的覺受意義上逐字去理解聖經裏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段落；那麼就會得出結論，上帝睡著並醒來，坐著並行走，轉向一個人並離開他，靠近並走遠，具有身體器官——頭、眼、手、腳等等。沒有

45 弗裡德喬夫·卡普拉，《物理學之道》（聖彼得堡：1994年），頁130。

極端的褻瀆就不可能確確實實的理解聖經中所證明的那個無形、難以言狀且無處不在之人：就像沒有褻瀆就不能以為那個人是會憤怒和狂暴一樣。」<sup>46</sup>所有這些描寫都仿佛使我們開始懂得什麼，但是……而這個「但是」就是在試圖瞭解這些死後考驗和靈魂在彼世的存在時，需要考慮到的重點。彼世的實在完全不同，彼世的一切都與塵世迥異。

因此，當天使向聖瑪喀里講述關於天國和塵世的事物時，所講的主要是死後考驗。天使對他的警告是可以理解的：關於它們的塵世概念很簡單，但事實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集靈性和神性於一體的甚深涵義。這種涵義在任何宗教教義中都沒有，在非正教的其他宗派中也是如此。

比如，天主教的煉獄和所謂靈薄獄的教義嚴重扭曲了人類來世的畫面。煉獄是按照上帝的審判，彌補人類所謂功德不足的苦難處所。靈薄獄——位於天堂和煉獄的中間，那裏有既不用受苦也不享有福樂的未受洗嬰兒的靈魂。（由於未有考量到教父思想，乃至終究臻於如此神學愚境）

教會聖傳的內容是肉身在死亡之後，靈魂首先會走過天堂的居所，然後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經過所謂死後考驗這一關。前者和後者對於靈魂來說都是一種考驗。就像任何一種考試一樣，自然會得到不同成績。

46 《慕善集 第2卷》（謝爾蓋耶夫聖三一修道院）

亞歷山大的總主教基里爾（公元 5 世紀）說道：「當我們的靈魂和肉體分離的時候，在我們面前，一邊出現了天軍和天使的力量，另一邊則是黑暗勢力、邪惡的維護者、天上死後考驗的執行者、施刑者和我們行為的揭發者……看到他們後，靈魂會憤怒、戰慄和發抖，在混亂和恐懼中，將會尋求上帝使者的保護，被神聖的使者所接受並在他們的保護下，穿越空間，升入高空，靈魂將遇到各種死後考驗（就像一些收取稅金的邊防和海關機構一樣），它們將阻礙靈魂踏上前往天國的道路，將中止和壓制靈魂對天國的渴望。」<sup>47</sup>

47 〈靈魂的出離 聖詠篇〉，源引自《聖職人員手冊 第 4 卷》（莫斯科：1983 年），頁 457。

## 來世對善的考驗

按照通常的教會傳統，亡者的靈魂在棺柩旁停留三天后，用六天來仰望天堂的居所，四十天俯視地獄的苦難。可以怎樣來理解這些塵世的景象，這些「塵世的事物」？

靈魂本質上是彼世的居民，在擺脫自身肥碩的身體時，靈魂變得能夠以自己的方式來審視彼世。彼世中的一切都會向靈魂顯露。誠如宗徒帕弗羅寫的那樣，在塵世的條件下，我們是在透過不透明的玻璃來觀看，且模糊不清，而在彼世則就面對面（哥林多前書 13：12）-- 也就是與現實中的一樣。這些幻象或認知與此世的認知不同，具有外部和客觀的基本性質，在肉體死亡之後，會具有與被認知的相關特性。相關性在這裏是指認知與被認知的統一。靈魂進入與靈性世界的直接交流並相結合，因為靈魂本身就是這樣的靈體。但靈魂會與哪些靈體相結合呢？是與靈魂的靈性狀態最相似的那些靈體結合。可以認為，每一種美德都有屬於它的靈體和天使，而每一種欲求也都有屬於它的靈體和魔鬼，但關於這些我們以後再談。

我們怎樣來理解靈魂從第三天到第九天所發生的事呢？不知為何，人們通常認為靈魂只有在磨難中才能被考驗。但毫無疑問的是，靈魂不僅在面對邪惡和欲望的誘惑中能夠清楚認知，

而在面對良善之時也同樣能夠。它們的區別只在於，前者與魔鬼的幻象、威脅和痛苦相伴，後者相反卻通過讓靈魂察看天使、聖人的德行和他們愛德的美好，而令其讚歎。反正在這種情況下靈魂也會「應試」。這裏的考試意味著什麼？是為了弄清楚靈魂在塵世生活中獲得了怎樣的善良本性，追求了怎樣高尚和純潔的事物，所追求的理想又是什麼？

所以，三天後開始舉行一種針對個體善的考驗。靈魂會在所有的美德前一一經過。（按照使徒的說法，它們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等。——加拉太書 5：22）比如，面對良善，靈魂是否認為這是自己所追求的精神財富，即使不能完全在塵世條件下得以實現。或者相反，具有殘酷本性的靈魂與這種美德相疏遠，就像疏遠外來的和不可接受的東西一樣？靈魂是會與良善的靈體相連，還是與其疏遠？這樣，在塵世概念中的六天時間內靈魂經過對善、愛和純潔之反應為題的考驗……經過了這場「考試」後，靈魂已經摘掉了「有色眼鏡」並將看到所有真實的美善，不是虛假的，而是美德和善行的真面目。

這將對於靈魂以後的自我認同具有重大的意義。起碼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此世的生活追尋真實、真理和愛的靈魂在彼世察看了它們所有的華美後，的確會全力以赴去追求它們並將根據自己的靈性純度與它們合一。因為它將不再需要經受死後的考驗，基督本人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

生了。」——約翰福音 5：24），另外還有諸聖直接進入天堂居所的例證。從而得知，為什麼亡者的靈魂首先需要瞭解天堂，而不是地獄——表明要追隨上帝，並能承受上帝之國的靈魂，為何要承受與邪惡，與胡作非為，與惡魔相隨的痛苦呢？

最顯著的如那明智的盜賊。雖然按照所有世俗的公平原則，他應該遭受所有的死後考驗，但他卻是未經死後考驗的誘惑而第一個走入天國之人。這個事實說明了基督犧牲的偉大意義，釋放每一個在此世謙卑服膺於上帝和因在魔鬼權下遭受痛苦進而誠心悔罪之人。因此我們可以堅信，按照福音書的良知而生活的基督徒在第九天就可以避免一切死後考驗並獲得永生。

## 來世對惡的考驗

死後的考驗——不是上帝對罪的懲罰，而是對惡疾的最後一帖良藥——對於那些不僅沉溺於欲海，而且還為其辯護之徒，不僅拒絕懺悔，還「讓他人」高度褒揚自己和自我的尊嚴以及標榜在上帝和眾人前所創功績之人。對於這樣的靈魂，死後考驗是認清他們底細的良藥，因為若是不經由考驗就無法面對基督並接受他——也不可能得到拯救。

這樣，在善的考驗中沒有合格的靈魂將進入另一個 30 天的考驗期。死後的考驗開始了。在聖徒傳中關於這方面的講述要比對於仰瞻聖人國度的美好所進行的講述更多一些。原因大概是，較之于美德，絕大多數的人們不可避免的被欲望所奴役。所以這項考驗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進行。因此，每一種欲望的全部邪惡力量都會向靈魂展開。

我們都知道欲望之火意味著什麼——人類突然臣服於極度的憤怒、貪婪和色欲……！那時理智、良心和個人的幸福即在瞬間消失。這就是在最大限度上，正在彼世所發生的事件。在靈魂中所顯露出的那種欲念的全部影響（或者那些欲念自身），就是由於從那種（或那些）欲念中得到了滿足感，人類就看到了他生命的全部意義。那些不與欲念鬥爭，臣服於它，將其視之為生命意義的人會經受不住魔鬼的誘惑，從而撲進惡魔懷中，像撲向誘

餌一般。這樣死後的考驗就中斷了，靈魂跌入了因盲目和無法撲滅的這種激情所燃起的火焰之中。因為，在塵世的條件下，靈魂有時還可以慚慚地為自己獲取食物和安寧，然而在彼世，向靈魂展現的則是坦塔羅斯的折磨。<sup>48</sup>

死後的考驗通常有二十種，它們幾乎是從看似無害的一個小罪開始。從那個我們通常不太重視的——空話——開始。宗徒雅科弗（和合本作「雅各」）說了恰恰相反的事情：「舌頭……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雅各書 3：8）不僅是教父們，連異教的智者也把遊手好閒，這種人類慣常的表現即慣言空話，稱之為所有邪惡之母。聖約安·卡爾帕索斯寫道：「沒什麼比譏笑、戲言和空話更令人掃興的了。」

二十個死後的考驗涵蓋了所有類型的欲望，其中的每一種又包含有各種其他的罪，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死後的考驗都包含一系列同種屬性的罪。比如，偷竊。它有許多種方式：直接的，當把手伸進別人的口袋，或作假帳，或將預算資金不恰當的用於謀取私利，或為了圖謀暴利而進行的賂賄行為等等。這同樣適用於其他所有的死後考驗。這樣靈魂將通過 20 種欲念也即經受 20 種罪的考驗。

在聖新瓦西里的傳記中，聖費奧朵拉將它們排序如下：1）空話和污言穢語；2）謊言；3）譴責和詆毀；4）貪食和酗酒；

48 按照一個古希臘神話的內容，眾神給犯了罪的坦塔羅斯帝王定罪，使他永遠站在齊脖的深水中，在纍纍果實的枝葉下，遭受饑餓和乾渴。因為，他若一經彎腰去喝水，或者抬起胳膊摘果實，水就會匆匆流走，果實則將飛身上天。



5) 懶惰；6) 偷竊；7) 貪財和貪婪；8) 受賄（賄賂、奉承）；9) 虛偽和虛榮；10) 嫉妒；11) 自負；12) 憤怒；13) 記仇；14) 掠奪（殺戮、脅迫、鬥毆等）；15) 邪術（魔法、神秘主義、招魂、占卜等）；16) 淫蕩；17) 私通；18) 獸性；19) 偶像崇拜和異端；20) 冷酷和殘忍。<sup>49</sup>

在非常鮮明的世俗概念裏描述了所有這些痛苦。讀著這個故事，不禁想起天使的慧言慧語：「塵世的事物在這裏被看作是天國模糊的映象。」聖費奧朵拉看到了那裏的怪物、火湖和驚駭的面孔，聽到了可怕的尖叫聲，察看到有罪的靈魂所遭受的酷刑。但這一切只是「塵世的事物」，誠如天使警告的那樣，只是無法抗拒欲望的靈魂所經歷的靈性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是屬「天國的」）之模糊映象及其具有的隱約相似性。

在聖費奧朵拉所作陳述的基礎上建立了整個聖像畫學體系。也許很多人已經看到過帶有描寫死後考驗的各種酷刑的彩圖讀物。那上面包羅萬象，諸如描述惡魔怎樣嚴刑拷打有罪之人！藝術家的想像力豐富而鮮明，所以這些畫面令人印象深刻。但那裏的一切並非如此。

為什麼會這樣來表現呢？原因還是同樣的——不可能傳達給屬血肉之人關於每一個踐踏良知和真理，違反戒律之罪人痛苦的本質。比如說，該怎麼解釋，空談給人類帶來的惡呢？如若參照這個畫面：被鉤舌之人——便可據此想像出他所承受的痛苦。

49 《聖職人員手冊 第2卷》（莫斯科：1978年），頁437-443。

當然，這是非常簡單的，但是如聖金口約安（407年離世）所言：「這樣說是為便於愚鈍之人能夠理解。」<sup>50</sup>死後考驗的畫面也是因應這個目的而設計的。

——人類，你明白了嗎？

——完全明白了。

但明白了些什麼？——不是這些痛苦究竟是怎樣的，而最主要的是：那裏的確有痛苦存在，雖然它們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50 聖金口約安，〈論聖詠〉，《創作 第五卷 第一冊》（聖彼得堡：1899年）。

## 屬上帝之靈， 抑或受縛于施虐的魔鬼

教會的教義中也論及那些折磨有罪靈魂的魔鬼。這是什麼意思？

聖德奧梵（戈沃羅夫）就這個問題在 118 首聖詠的第 80 首釋義中表達了一個有趣的想法：「讓我的心靈在您的無罪宣判中聖潔無暇，使我不至羞愧滿面。」他這樣解釋最後幾個詞：「第二次不感到羞愧的時刻就是死亡和經歷死後考驗之時。不管自作聰明之輩覺得死後的考驗這一想法有多麼可怕，他們還是避免不了去經歷它。這些施虐的魔鬼在路經之人身上尋找什麼呢？他們在尋找那些人的身上有沒有他們的貨物。他們的貨物又是什麼呢？就是欲望。這樣，他們在那些心靈潔淨或者無欲之人身上就不會找到任何附著點；相反，與之對立的良善則會擊潰它們，如離玄之箭那般迅猛。

關於這方面，少數學者中的一位還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死後的考驗是某種可怕的東西；因為魔鬼很有可能改變其可怖面貌，轉而化作某種迷人的模樣。它們根據各種欲念向路經的靈魂扮作相應誘人的模樣。如果在往後的塵世生活中，從心靈深處逐出欲念，植入美德，到那時不管魔鬼偽裝得有多迷人，靈魂也不會對它產生出一絲憐憫，只是經過它並充滿厭惡的轉身離去。

而當心靈不潔淨時，他鍾情於哪種欲望，就在那裏撲向哪種欲火。群魔會像朋友一樣將其帶走，並知道後來要帶他去向何處。因此，很難想像仍然鍾情於某種欲望的靈魂不會在死後的考驗中不感到羞愧。此處的羞愧是指靈魂本身因撲向地獄所產生的那般覺受。」

這個想法饒有趣味。按照這個想法來看，死後考驗是在可怕的魔鬼誘惑前對死者的靈魂之靈修狀態所進行的考察，其結果竟然是靈魂自身直接奔向地獄，這是由於靈魂在此世自願臣服於欲望所造成的結果。

聖德奧梵的思想實際上是源自偉大的聖安托尼箴言。我就引用他的一些精彩語句來舉例：「上帝是良善、無欲和不可改變的。如果有人一面承認上帝的這種不變性和莫名其妙是神聖和正確的，一面認為（這樣的）上帝因良善之人而充滿喜悅，因邪惡之人而感到厭惡，因有罪之人而產生憤怒，而當他們懺悔時，卻對他們格外仁慈；那麼由此我們應該說，上帝是不喜不怒的：因為喜悅和憤怒本身也是種欲望。所以不要妄想上帝會因為人類的事務而變好或變壞。

上帝是良善的並只行善，不會做危害任何人的事，且始終如一；而當我們良善之時，就會與上帝相通——與其相似，而當我們變得醜惡之時，就會與上帝疏遠——與其不同。若我們品德高尚地生活，我們就屬於上帝，而做壞事，就會與其疏遠；但這並不代表他對我們會產生憤怒，而是我們自身的罪過會阻礙上帝光照我們，使我們卻和施虐者魔鬼相連。如果因祈禱和行善而

被赦免了罪過，那麼這並不代表我們博得了上帝的歡心而令其改變，而是透過這些行為和面對上帝而治癒了我們本質上的邪惡，使我們重新又可以體會到上帝的福音；那麼與其認為：上帝厭惡壞人，不如說：太陽對目盲之人隱藏了起來。」<sup>51</sup>

如上所述，當我們過正確的（也就是說虔誠的）生活，按照戒律生活並在違背它時進行懺悔，那麼我們的靈魂就會與聖靈相通，會感到幸福；當我們昧著良心做事，違背戒律時，那麼我們的靈魂就會變成與施虐者魔鬼相似，並依據我們在此世自願服膺於罪的程度，靈魂在彼世自然而然地被它們所吸引並委身於它們的殘酷統治。修士上司祭尼康（沃羅比約夫）在他的一封信中寫道：「魔鬼是傲慢的且統治傲慢的人們，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謙遜。魔鬼喜愛憤怒，那麼，為了不被它們認為與它們是同樣的而受其轄治，我們就應該學習溫順。魔鬼愛記仇，不仁慈，那麼，我們就應該儘快原諒我們所怨恨的人並與其和解，對所有人仁慈。依此類推。

應該抑制我們靈魂中惡魔的特性，而植入像福音書中所說的那樣的天使特性。

如果在彼世時，我們靈魂中的惡魔特性很多，那麼我們就會被惡魔統治。如果我們在此世認識到了自己惡魔般的性質，我們將因此請求基督的寬恕並同時原諒所有人，那麼基督也將寬恕我們，並消除我們靈魂裏一切罪性的事物，使我們不致落入魔掌。」

51 聖安托尼箴言《慕善集》第一卷 150 章（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1992 年）。

<sup>52</sup> 思想是清晰明鑒的：不是上帝因罪而懲罰我們，也不是魔鬼借此而肆意向我們施虐，而是我們自身的所有欲求將我們交到施虐者手中。於是它們開始了瘋狂的「行動」。通過各種罪愆來誘惑靈魂，欲使之毀滅，實際上，它們是通過這些誘惑向靈魂揭露了靈魂在此世由於粗心大意而沒有發現的所有精神上的頑疾和欲求。因此，本想傷害靈魂的魔鬼反倒幫了大忙。因為只有當靈魂發現自己的罪愆和欲求且明白上帝 - 救世主的全然必要性時才可能被救贖。在死後考驗中墮落的靈魂就會確信這點，並成為靈魂經由親友和教會的禱告而癒合的關鍵。也就是說，再次重申，死後的考驗對於被奴役的靈魂來說是能夠暴露其精神頑疾的必要治療——這就是上帝聖智和充滿愛德的思想！敘利亞的聖伊撒克，7 世紀偉大的克修者，就這點寫道：「上帝不會為了報復而做任何事，但他看到了經由他的作用而產生的益處。地獄就是其中之一。」

至於我，那麼我認為，上帝試圖展現關於他所制定的酷刑的奇異的結果和偉大的、難以言傳的仁慈的作用……便更多的顯現出了他豐富的愛、他的力量和他的智慧，還有其救世福音所具有的波濤洶湧和令人振聳發聵的力量。仁慈的主創造了眾生不是為了無情地讓他們遭受無盡的悲痛——上帝在創世造物之前就已知曉在創造之後他們將變成什麼樣子，但他依舊創造了他們。

52 《修士大司祭尼康（沃羅比約夫）致神子們的書信》（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1998 年），頁 29-30。

「<sup>53</sup> 這樣，死後的考驗是因上帝的仁慈（既不是憤怒，也不是懲罰）而施與的最後天賜良方，人類因此認識了自己——是現實中的而不是臆想出來的自己——變得能夠正確地去接受天國。

## 物以類聚。懺悔的力量

在死後考驗的每個階段人類都會體驗到相應欲望對靈魂的宰治程度。不與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某些欲望）相抗爭，而是服膺於它，靠它而活，將所有力量交給它的人都會墮落，並在死後的考驗中出離。但有趣的事情是，這個墮落（或者相反的，順利地經過死後的考驗）不是由個人的意志來決定的，而是根據人類在此世具有的靈修狀態決定的。個體在這裏已經無法做出決定——而是由他精神上的自然作用而決定的。修女院長阿爾謝尼是 20 世紀初傑出的克修者之一（1905 年離世），她寫道：「當人類在此世生活時，他無從得知他究竟是多大幅度在精神上被其他的邪靈所奴役，不能完全得知他會在什麼時候以任何的方法來自由運用他的意志。但當意志隨著死亡而消失，那時靈魂將會發現，它是在被誰的統治所奴役。聖靈將虔誠的人們帶入永恆的居所，教導、光照和聖化他們。那些與魔鬼交往的靈魂將被魔鬼佔有。」<sup>54</sup> 聖伊格納季早些時候也這麼說過：「陰槽地府是在生命尚存時，用來猙獰可怖地破壞生命的。那裏一切的活動完全停

53 敘利亞的聖伊撒克，《聖事與靈修生活》（莫斯科 1998 年），〈第 39 段談話〉第 5 章及第 6 章。

54 《無幻想修靈之道》（莫斯科：1999 年），書信 No. 45，頁 323。

止；在那裏——只有痛苦。」<sup>55</sup>

「意志消失」意味著什麼？在許多人的事例中（明智的人首先會在這些事例中找到個人的經驗）可以發現，罪的欲望是怎樣奴役人類，奪走其意志的——這個意志不是靈魂的一個特性，而是改變某些東西的決斷力。薩羅夫的聖謝拉菲姆在解釋為何當今沒有聖人，而現代的基督徒喪失了按照福音書戒律生活的決心時，就言及於此。唉，這個奴役的過程是很簡單的。當我們不與小的誘惑鬥爭，不與其對抗，那麼我們就會漸漸地削弱自己的意志並最終麻痹它。這些可以經常在我們周邊的生活中觀察到。看一看酗酒和吸毒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發現了自己已魂歸何處，雖然想要回歸正常的生活——但已為時太晚。因為規律是這樣的：人類越多和越頻繁地滿足於某種欲望，他的精神力量就消耗得越多，最終，變成了無意志力的奴隸。然而，當靈魂被考驗，被奴役它的欲望之靈誘惑時，無意志力的徵象則完全在死後的考驗中表現出來，因為在彼世他的意志即決斷力已完全癱瘓和消失了。而且那裏已經沒有任何外部的環境，包括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欲望作用的身體本身，這樣它們就在靈魂中全力起到了作用，誠如修士大司祭尼康所寫，是比在此世發揮作用的一千多倍還多。

如果我們參考一些對死後考驗的描述，可以看到出現在那裏的惡魔俯首皆是且千奇百怪。聖費奧朵拉甚至描述過它們中幾

55 《聖伊格納季（布良恰尼諾夫）作品 第三卷》（聖彼得堡：1905年），頁125。

個的猙獰面目，雖然可以明確的是，這只是其真實本質的模糊映照。按照聖安托尼所寫的，最重要的是，靈魂在多大程度上服膺於罪惡的欲望，就在多大程度上與施虐者魔鬼相通。但這一點無論是在此世還是在彼世，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因為物以類聚。它的發生在此世生活裏平時是看不見的（雖然有時人類會清楚地感覺到），而在彼世則完全可感知。看一看，在此世生活條件下具備相同精神狀態的人類是怎樣相連的。有時甚至懷疑——他們的友誼怎麼會這麼深厚？越來越熟悉以後便會明白：他們有著同樣的精神狀態！他們便同心同德。

靈魂在彼世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當它在經歷死後的考驗時，就會被每個死後考驗的欲望、其邪靈和施虐者魔鬼誘惑，根據他的狀態，或是排斥他們，或是與其相連，並遭受相應的痛苦。

修士大司祭尼康關於這個問題寫得很具有教育意義：

「要多想想關於死亡和誰會在彼世迎接你的事。可能是光明的天使，也可能是黑暗和兇惡的魔鬼圍繞左右。向它們望一眼就會令人發瘋。

我們的救贖就在於我們被救贖的結果，也就是掙脫魔掌進入天國，進入無限的在此世百思不得其解的喜悅和幸福之中。在此世值得為之努力的目標有的是。魔鬼是驕傲的且統治傲慢的人們，那麼，我們就應該謙遜。魔鬼喜愛憤怒，那麼，我們就應當學會溫順，為了不被魔鬼認作與它們是同樣的而受其宰製。魔鬼愛記仇，不具仁慈，那麼，我們則應該儘快原諒所怨恨的人並與

其和解，對所有人仁慈。依此類推。

應該抑制住我們靈魂中惡魔的特性，而植入像福音書中所描述的天使特性。

如果在彼世時我們的靈魂中惡魔特性多一些，那麼我們就會受制于惡魔。如果我們在此世認識到了自身惡魔般的性質，我們將因此而請求基督的寬恕並同時原諒所有人，那麼基督將寬恕我們，並消除我們靈魂裏一切罪性的事物，使我們不致落入魔掌。如果我們在此世不譴責任何人，那麼基督在彼世也不會譴責我們。依此類推。

讓我們一起在和平中生活，互相和解再互相寬恕，在上帝面前懺悔一切，請求他的慈愛，以及從魔掌和永恆的痛苦中而來的救恩，趁著為時尚早。

我們將不把自己永恆的命運視作兒戲。

這些苦難有另外一面。彼世是真正光明的世界，我們的行事為人、思想和感覺在那裏所有人和天使面前展露無遺。想像這樣一幅畫面：在所有朋友、熟人和親戚面前突然暴露出我們所有的邪惡、卑鄙和無恥。這是多麼恐怖和令人羞恥——這不就是地獄嗎？！因此教會在努力並堅持呼籲所有人儘快懺悔。懺悔——希臘語 metanoia——意思是改變智慧和思維方式，也就是說除儘自身的一切污穢並痛恨罪惡。這是淨化靈魂的偉大方法，從彼世的恥辱、恐懼、施虐者魔鬼和不滅的欲望之火中得到救贖的完美辦法。就如先知伊撒依亞寫的那樣：「上主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

如羊毛。」（以賽亞書 1：18）

敘利亞的聖伊撒克關於這點說的非常精彩：「因為仁慈的上帝知道，如果要求人類絕對地虔誠，那麼一萬個人中將只有一個人才夠資格進入天國，他給予適合他們每個人的良藥——懺悔，借助於這種藥物在每一天的每時每刻都能找到糾正自己的有效方法，經過痛苦他們在所有情況下潔淨自己，遠離可能發生的任何褻瀆，每天通過懺悔而得到更新。」<sup>56</sup>

真正的懺悔會起到怎樣的作用？暫且不談福音書中驚人的稅吏、娼妓和盜賊的故事，我們至少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的拉斯科爾尼科夫。請看：他願意去服任何苦役，甚至是滿懷喜悅地去——只是為了贖回、從血液中清除和洗滌自己犯下的罪孽。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他懺悔了自己的罪愆以後是如何得到改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地展現了犯罪及對其進行的內部懲罰和懺悔的偉大的淨化作用。這樣的轉變許多人都曾經歷過。這就是懺悔！它的確是真正地使人類得以獲得真正重生的靈魂救贖。懺悔能夠說明我們與罪惡鬥爭到底的真誠決心以及帶淚悔罪永遠將被上帝所接受。這滴淚，或者像聖瓦爾索諾菲說的那樣，似乎微笑著的這個「銅幣」會成為使基督與靈魂相連，並能夠剷除在靈魂中出現之邪惡的一種保證。所以如果人類哪怕是有這種鬥爭的微小鮮活萌芽，如果按照福音書中說的，在生活上力所能及去克制自己並進行懺悔，那麼基督會親自補足缺漏，在

56 敘利亞的聖伊撒克，〈神修談話〉第 40 段，《聖事與靈修生活》（莫斯科：1998 年）。

彼世讓我們擺脫施虐者魔鬼之手。基督真理之言：「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馬太福音 25：23）

這就是真誠懺悔在我們此世生活中的重大意義。我們基督徒應該為上帝事先向我們透露了關於彼世的死後考驗之謎並賜予了能夠擺脫陷入一切圈套的偉大良藥——懺悔，而無盡地感激他。基督不僅希望我們在此世，更是在彼世不感到痛苦。因而教會呼籲：人類，趁著為時尚早，開始自我改正並懺悔吧。

## 「比在世俗的欲求 強烈一千倍」

但也許魔鬼並不像人們描繪的那麼陰森可怖？不幸的是，恰恰相反——比我們描繪和想像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克修者與魔鬼接觸的經歷充分說明，它們難以形容地惡劣、可怕和令人噁心。比如，修道院院長尼康（沃羅比約夫）寫道：「只要看它們一眼就會令人發瘋。」<sup>57</sup> 我們的繪畫只是基於這些描述。但外部形象只是部分地展現了魔鬼的精神狀態，人類在此世即塵世中的欲求給予了我們一些關於魔鬼的概念，因為這些就是魔鬼的本性。

欲望是什麼？我們瞭解罪愆：比如，人類欺騙、嫉妒等——被稱作遭受挫折，它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當謊言和嫉妒還沒有控制人類時，它們被看成是普通的錯誤和偶然，它們是罪愆。但這是初期的。比如，習慣性的欺騙一定會導致人類已經無法不說謊了。欲望就是一種強烈的事物並強行向自己拉拽，有時是那麼不可抗拒，以至人類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清楚地知道這是不好且愚蠢的，它不僅危害靈魂（雖然他最經常忘記靈魂），還危

57 修道院院長尼康（沃羅比約夫），《致神子們的書信》（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1998年），頁29。

害身體、家庭和工作，但是已經管不住自己了。面對著良心，如果你們想要的話，面對自己個人的利益——而無法自制！這種狀態稱為欲望。欲望可以變成惡習。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請看，人類在欲望和惡習的奴役下都做了些什麼不理智的事：彼此殘殺、摧殘和背叛……

斯拉夫語中的「欲望」首先指痛苦（比如基督受難）；還有對某些被禁和罪惡的事物的強烈願望，因為它總是帶來痛苦。因此基督教全力以赴地告誡奴役於任何欲望的危險性——大的或者所謂微小的。任何本性上的欲望像致命的腫瘤一樣，會逐漸擴大並越來越強烈地折磨人類，然後置之於死地。欲望有如毒品，人類吸食的越多，就越嚴重地傷害自己！對抗欲望時，需要理解欲望的這種欺騙性是多麼重要。

眾教父說，欲望的根源是靈魂，而不是身體，且處於我們的自由意志中。<sup>58</sup> 基督本人則說：「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來的，這才污穢人。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凶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都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吃飯，那卻不污穢人。」（馬太福音 15：18-20）。甚至最粗俗的身理欲望也植根於靈魂。因此它們不隨著身體的死亡而消失。人類與它們一起離開此世。

無法根除的欲望在彼世是怎麼體現出來的呢？我引用修道

58 尼撒的聖格里高利寫道，例如：「慾望出現的原因不在於身體，而是產生慾望的自由意志」（作品 第七部分，頁 521。莫斯科：1865 年）

院院長尼康（沃羅比約夫）對一個嚴重酗酒者說的話：「它比在世俗的欲望還強烈一千倍，像火焰一樣點燃你且沒有任何將其撲滅的可能。」<sup>59</sup> 不難理解為什麼比在世俗的欲望更強烈且強烈一千倍。在此世，欲望沒有充分的自由來表現自己。受人類、環境和健康狀態等的影響。是的，人類若是睡著了——他所有的欲望就止息了。或者比如，對某人非常生氣，以至於想要撕裂他。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憤怒就漸漸平息了。並很快成為了朋友。在此世生活中可以披著肉體與欲望鬥爭，它們往往無法充分施展其作用。而在彼世，在脫離肢體後，它們就暴露出所有殘酷的本性。它們的作用已經不再受任何影響了：沒有睡眠、疲勞和消遣。除此之外，充滿欲求的靈魂易於被點燃欲火拼加倍強化魔鬼誘惑力的作用。總而言之，痛苦會不斷來襲，因為人類本身已沒有任何機會來將其消除！

而當人類身上有一連串欲望的時候呢？在他們的永恆生命中會發生什麼？！如果至少有這一種想法深深植根在我們心中，毫無疑問，我們將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當我們掉以輕心，甚至故意違背自己良心並服膺於罪愆時，那麼邪惡的種子便會在我們心中播種。實際上，在彼世它們將給我們帶來最苦澀的果實和殘忍的痛苦。

基督信仰作為博愛的宗教，呼籲人類：努力地憑良心和按

59 修道院院長尼康（沃羅比約夫），《致神子們的書信》（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1998 年），頁 81。



真理生活，不要犯罪，你是一個不死的個體，你要為當之無愧地邁入永恆的生命而做好準備。基督徒的巨大幸福在於，他們懂得這點並能夠為其付出努力。相反，驕傲和拒絕任何真理、善良及永恆的人們在彼世將面對怎樣的可怕景象啊！

20 個死後考驗的完成是重要的拯救條件——個體瞭解自己真實的精神狀態。實際上此世生活的主要不幸在於，我們完全沒有發現自己的欲望，以及當自己想要剷除它們時卻感到無能為力。在我們的視野中它們被自戀、虛榮和不斷的自我辯解給遮掩住了。我們不僅對別人，也對自己隱藏了自身的罪愆。而我們看到的僅是最愚蠢的和令人髮指的罪愆。難怪教會呼籲信徒恪守嚴齋，以此世的敬拜向基督請求：「讓我看清自己的罪過吧。」不幸的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只有在彼世才會顯現出深藏在靈魂中的無數污穢。但在彼世，由於上帝的仁慈，也不會一下子顯現出來，而是漸漸的——先是在面對善的考驗中、而後在個別的死後考驗中以及面對惡的誘惑時才顯現出來。

因此第四十天便可以看成那個向靈魂完整呈現出它所有的欲望和全然已無力回天的這一階段，經過這種自我認識，完全按照靈魂的精神狀態來產生它的自然連接，或是與聖靈相通，或是與折磨人的欲望之靈相連。教會稱這個時刻為上帝的個別審判，在此時來確定靈魂停留的「位置」。

個別審判，如我們所見，不是我們所想像的普通審判。在那裏不是由上帝審判並譴責人類的靈魂，重申一遍，而是由靈魂本身。一方面，面對上帝的聖潔與真理，另一方面——則是欲望對

靈魂的作用，靈魂奔向上帝或者反其道而行，因良心而自責，被自己在此世生活中罪性的精神狀態所引誘——進而墮入深淵。

按照教義，死後第 40 天的確定不是最後和最終的。還會有親人、朋友（路加福音 16：9）和教會的代禱，還有最終的和最後的審判。在那裏有不同時代和不同民族的人們、所有信徒和非信徒，毫無疑問，將會深度瞭解自己靈性上的匱乏，看到基督深不可測的愛並且但凡在最大程度上永世向基督虔誠敬拜的人將得以救贖！

## 我們自由地創造善與惡

此世的生活對於人類來說是如此重要！對於人類來說這是一種對忠誠度的考驗。這是什麼意思呢？

上帝在造物的過程中賦予人類自己的形象，他在人類身上假設了這種上帝無權管束，同時也無法干涉的自由。（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上帝就應該對所有人類的罪愆和苦難負責。）因為上帝是全然謙卑和博愛的，等待著自由回報的愛，而不是奴性——那些違背上帝和在此世經常需要的特性（說的不是關於準則，沒有準則就不能形成任何人類社會，其中也包括教會，此處指的是奴性）。所以，上帝不以懲罰來危脅任何人，更何況是地獄，但用戒律來警示人類，在犯罪時，其實他們是在違反自性的法則並給自身帶來傷害。上帝呼籲按照我們的本性正確地（虔敬的）生活，使我們不至用自己的行為（比如，酗酒、淫蕩、吸毒……）、思想、感情（自負、嫉妒、虛偽、仇恨……）和語言（謊言、恥辱、奉承……）來傷害自己。

在我童年所發生的一件事非常有助於理解戒律的意義。有一年冬天，剛出門的時候，對我關懷備至的媽媽非常嚴厲地警告我，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用舌頭觸碰鐵門的把手。當然，這足以使當媽媽一轉過身時，我的舌頭就粘到了惹禍的把手上。自然而

然，一陣哀嚎。但從那以後我知道了什麼是戒律。它們原來不是像某個暴躁老闆那樣的來自上帝的命令，沒有完成他的命令就會受到懲罰，無窮無盡的痛苦，而是對人類傷害自身和靈魂並招致各種痛苦災難的錯誤行為所作出的危險警示。我們的罪愆不會激怒上帝，而只是在摧殘自己。上帝是博愛的，他用自己的戒律指點我們，從一方面，指明導致自己痛苦和（靈性的）死亡的罪愆之危險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在此世和永恆生命中通向幸福的正確道路。因此救贖是憑著對真理、神聖和正義的愛而對上帝做出的自由選擇，並不是由於害怕懲罰或期待天國的福樂而對他被迫的順從。基督徒——既不是地主的家奴，也不是僕從，而是慈父無私的愛子和天國的繼承者。

為什麼上帝在十字苦架前是謙卑的，而不是以世上全能和全智的不敗之王自居？為什麼基督來到人前時，不是以帝王、牧首、總主教、神學家、哲學家和偽君子的身份，而是以在人前自慚形穢的乞丐、無家可歸者和世俗觀點中最卑微的身份？原因仍然是同樣的：權利、威嚴、光鮮外表和榮譽無疑將吸引世人，他們將盲目地服膺於上帝，由於想要得到盡可能多的公平，「麵包和排場」——就是指為了貪圖瞬間且稍縱即逝的利益，而去「接受」他。基督這樣降臨，是為了在除了真理之外不以任何東西來吸引人類，任何表面的東西都無法替代他，也無法存留在永恆生命的道路上。難怪他意味深長地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翰福音 18：36）「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約翰福音 18：37）表

面的效應——是人類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將之替代上帝而成的偶像。

不幸的是，全世界的教會生活沿著表面所謂的「教會的」華美，準確地說是沿著純粹的世俗光輝的道路而走了很長時間。這使人想起了一個美國新教徒所說的話，他不僅不感到羞愧，而且還驕傲地分享說：「為了能吸引到民眾，在我們的教會裏應該娛樂一切。」而靈修法則卻針鋒相對地道出：表面的飾物越多，內涵就越少。毫無疑問，在敵基督者面前將出現史無前例的宗教性崇拜的光輝，所有人都將群起而擁護……場面（在斯拉夫語中的含義是恥辱）。

在我們的教會歷史上這個可悲的現象有著非常多的教會擁護者。在 16 世紀初時索爾的聖尼爾就反對奢侈、富貴和教會產業的囤積，尤其是針對修道院，這種現象極其反常且有辱教會，他試圖捍衛大公無私的思想，但他的言論沒有人接受——當時基督信仰意識的世俗化進程已經不可逆轉了。<sup>60</sup> 經過進一步發展，這種世俗化悲劇毫無疑問地導致了 17 世紀的分裂、彼得一世及其對聖主教公會的操縱、1905 年和 1917 年革命、它們悲劇性的結果——改革。如果我們不清醒的話，它們還將會導致更

嚴重的後果。因為教會的確是社會的「麵酵」（馬太福音 13：33），它的靈性狀態可直接決定人們內在和外在的福祉：「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加拉太書 5：9）。令人遺憾的是，沒有人發現並理解這一點。

因此，基督以自己的生活 and 十字苦架表明，他無法向人類的自由施予任何甚至是絲毫的壓力，所以救贖只向那些本身自願選擇它的人開放。因此，此世的生活是如此寶貴。只有當身體尚存時，人類才可以行善或者做惡，犯罪或者過正當的生活——在此世來實現他的自由和選擇。在彼世這些都將不復存在，在彼世人類無力改變自己——它只能收穫此世生活的果實並自然而然地沉浸在與其靈性狀態相似的永恆環境中——雖然，這不是最終的，也不是無限的。但這種狀態可以通過教會的代禱而改變。

60 350 年後，19 世紀莫斯科的聖菲拉列特憤恨地說道：「很令人抑鬱的看到所有修道院都想要招攬朝聖者，即本身渴望消遣和誘惑。不過，他們有時缺乏方法，而更缺少的是知足、單純、對上帝的望德和對靜默的體悟。」他還說道：「如果應該對著裝宣戰，那麼，我認為，不應針對司祭的冠冕，而是主教和司祭的華麗長袍。至少是這一點，但是這樣的事情卻已經被遺忘。主啊，你的司祭們是真理的體現。」【虔敬】

## 教會

宗徒帕弗羅寫下了精彩的用以向我們揭示偉大真理的銘言：「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哥林多前書 12：27）。看來，我們所有信徒組成了基督的整個身體，而不是裝在彼此碰撞，甚至還會互相擊痛對方的豌豆袋中。我們是基督身體裏的細胞（活的、半活和半死的）。我們所有人是整個身體。在身體裏任何器官，甚至任何細胞狀態的改變都會影響到整個身體和其他每個細胞。它們在一個鮮活身體裏互相關聯且相互依存。宗徒如是說：「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哥林多前書 12：21）

一個學生走過來跟我說，他不能參加講座：牙疼。我對他說：

- 那怎麼了？牙疼，而不是你疼。你跟它有什麼關係？

那個學生流露出一不滿的笑意：

- 您似乎什麼玩笑都開，阿·伊·奧西波夫……

在生命體內的所有細胞都共同感受、共同遭遇就像是屬於自己的快樂和痛苦一樣。

這就是問題的答案：一個人為何和怎樣能夠在靈性上幫助另一個人，尤其是已經死去的人？可能是因為我們所有人構成一個統一的機體；其中一人能夠準確地按照任意一個生命細胞和器

官都在同一個機體裏相輔相成的原則來幫助另一人。如果一隻眼睛瞎了，那麼另一隻就要付出雙倍地工作。一隻腳受傷了——另一隻就要承擔受傷那只的工作量。這是種很自然的互助法則，如果你們想這樣以為的話，也是一種互相救助。一個細胞怎樣來幫助另一個？——奉獻出自己的一部分，犧牲自己的力量、健康和自身。更加健康的細胞承擔患病細胞的職能，以此給予它們實際的幫助。另外還請看動物是怎樣互助的。這就是在創世本質中所固有的上帝博愛法則，雖然已被人類的罪愆扭曲和削弱了。這個互助的法則不僅保全了自然界，更重要的是捍衛了人類世界。

誰可以幫助別人？當然是強者幫助弱者，富人幫助窮人，勇敢者幫助膽小者，而不是相反。比如在徒步旅行中，一個人扭傷了腳，其他人將他的重擔挑在自己身上。而誰承擔的最多？當然是最強而有力的人。重申一次，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法則，它向我們解釋和揭示了我們為生者和死者代禱之謎。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的祈禱可以怎樣幫助到他人？我們祈求上帝，他就變得更仁慈和博愛了嗎？當然不是。他——是絕對的，也就是完全的博愛，所以不可能愛得多一些或少一些。我們的祈禱能夠幫助死者的奧秘在於，這些祈禱首先是淨化我們自身的方法，是使我們在靈性上領受聖餐的方法。僅僅在此基礎上，它們成了有效幫助亡者那無意志力的靈魂來擺脫欲望奴役的一股力量。要切記的是，我們可以在靈性上幫助別人，只是需要與由持守耶穌戒律的努力程度、與自己欲望進行鬥爭的力量、懺悔的忠誠度決定的我們自身的靈修水準相符。即我們為他人祈禱

的實效性直接取決於我們的靈性純淨和領受聖餐的程度。因為只有與上帝同體才能在精神上與亡者相連，根據我們的潔淨程度基督從欲火中釋放亡者的靈魂。我們在此世利用自己真誠禱告的意志去喚醒和注入使無意志力的亡者在彼世恢復重新振作的力量。我們通過祈禱對亡者的幫助就在於此，而不是在於通過我們的禱告、功績和善行來使上帝發慈悲，滿足他的正義或算是支付亡者罪愆的贖金——如天主教關於這一點的錯誤教導那樣。

教會的偉大意義就在於，它是個機體，基督的人類機體，而不是普通的人類社會，包括並將每一個因信德（！）而受洗的信徒變成自己的身體器官，自己的組織細胞，由此教會眾受洗者的力量以及聖靈恩典與所有其他的教會成分相連。這教會中的人類資格使其按照自己的靈性增長接受教會其他部分的靈性影響並同時也影響著它們。這個相互作用首先表現在祈禱中。但是，必須指明，基督徒僅是在他按照基督的戒律生活並據此恭領聖餐時才在教會體內，教會也在他體內（如薩羅夫的聖謝拉菲姆所言，獲得聖靈）。基督徒在教會內共融的程度決定了他祈禱的力量——那時我們的禱告將不再是一些話語和名字的無物發言，而是一種有效的力量了！

## 怎樣正確地為亡人祈禱

如果在彼世不可能改變靈魂的靈性狀態，那麼為什麼教會在於其存在之初就為亡者禱告？她經常為他們祈禱還呼籲所有信徒代禱，並教會他們如何正確地祈禱。在亡者死後的四十天內禱告對於靈魂的幫助尤為重要，當然，完全不是說以後時間裏的禱告是無用的和徒勞的。但是它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說兩個關於禱告的不同概念。其一——真誠、衷心 and 懺悔的禱告，親自完成，或履行固定的儀式。另一個——不是真正地祈禱，只是念禱文。

非常不幸的是，通常後者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占絕大多數。這是無知、懶惰和自我辯解造成的。所謂的祈禱往往不是帶著內心的謹慎、敬仰和悲痛來呼求上帝——而是為了參加神職人員舉行的禮儀，誦讀和詠唱祈禱文——沒有祈禱的本質，因此事奉聖禮的儀式本身對人類來說變成了空洞和無效的話語。要切記，當只滿足於口頭禱告的形式，沒有強令自己進行實質性的祈禱時，我們就是在欺騙自己。所有人都明白，怎麼可以不祈禱，而只是站在教堂裏、聽合唱、幻想和在思想中作惡，並帶著這一堆穢物回家呢。講一個我們熟知的故事吧，有一天伊凡雷帝問聖瓦西里，教堂裏的人多不多，後者回答道：「兩個」——其實在教堂裏當時擠滿了人。原來，只有兩個人在祈禱——其他人只是來參

加了而已。基督揭穿了這種對祈禱的態度：「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馬太福音 15：8-9）

因此，當人類死亡的時候，他的親人往往僅僅是局限於表面形式上的悼念：制訂安魂曲、禱告四十天、遞安魂紙條、擺蠟燭、向修道院、教堂等處捐款。有很多錢的話——哪怕是捐給所有修道院和教堂的所有神父和神父的妻子！但如果這時我本身連指尖都沒有相碰，為了心愛的親人沒有做到哪怕是一點點的抑制憤怒、誹謗、指責、貪食等……強令自己誠心懺悔、恭領聖餐、潛心閱讀上帝和眾教父的語錄、熱情幫助有需要者與病患，那麼這些訂購行為不會帶來多大的益處。我們想不費力氣（對於自身）撈出池塘裏的魚，對於和不完善的自我鬥爭不做任何努力，而寄望於修繕別人的不完善。還把這些稱之為悼念亡者，為其祈禱！在某處的某個人應該代替我而為亡者祈禱。但是別人在那裏祈禱還是僅僅在悼念？聖德奧梵坦率且悲痛地就這個問題回答說：「如果（親人中）沒有一個人發自內心地懺悔，那麼懇禱儀式就會搖搖欲墜，將沒有為被牽掛者的代禱。奉獻禮儀或午禱也是……神職人員也想不到要在基督面前在懇禱儀式上為悼念的靈魂操心，而且他們怎麼可能為所有人操心呢？」<sup>61</sup> 所以一點也不注重自己的內心，而只是「做」一些沒有祈禱內涵的外在行為——那就是典型的異端。聖經中寫道：「祭物和禮物，燔

61 聖德奧梵，《書信集》摘錄 3 No. 460（莫斯科，1898 年），頁 102。

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也是你不喜歡的（這都是按著律法獻的）【也就是說表面和形式上的】」（希伯來書 10：8）「你不喜愛祭物……燔祭，你也不喜悅。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篇 50：18，19；和合本詩篇 51：16，17）也就是說只有在靈性上內心痛悔和謙卑的時候，上帝才會接受我們的祭祀、獻禮和祈禱。反之，他則不會厚待：「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馬太福音 23：23）看到了嗎，上帝頗具威脅性地警告：「你們這假冒的有禍了」，如果只局限於「十分之一」，就相當於僅是表面的東西，而放過那些，就是「你們不淨化自己靈魂」的意思。只有不放過那些，所有外在的事物才會有效。通過那些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亡者？上帝回答道：評判在福音書中，首先是對自己精神生活的謹慎和明智的態度；仁愛——寬容罪人們、對需要幫助的人們施以仁慈、原諒所怨恨的人們；信仰——個人的虔敬生活、懺悔和祈禱。

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怎樣幫助亡者，怎樣為其祈禱？順便說說，新教徒拒絕為亡者代禱。正教會從其存在之初就確定了這種祈禱的必要性並認為，在彼世處於欲望之魔枷鎖中的靈魂狀態是可以改變的。教會號召為誰祈禱？為聖人？不是，是為罪人。實際上，我們的祈禱能夠幫助他們擺脫施虐者 - 欲望之魔。以何種方式？就這點上帝直接回答了未能驅趕魔鬼的門徒們說：

「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馬太福音 17：21）他利用這一點向我們揭示了偉大的真理和深邃的奧密：使人類擺脫欲望和魔鬼的奴役不僅需要祈禱，還需要禁食，這意味著抑制自己靈魂和身體永不滿足的強烈欲望，哪怕是在最小的程度上去加以克制。敘利亞的聖伊撒克寫道：「任何不使身體勞累，不令心靈哀痛的禱告就像母胎中的早產兒一樣，因為在這種禱告中沒有靈魂。」<sup>62</sup>但這樣的禁食很少見——很少有人這樣做。（關於這一點詳見下一章）

上帝只將驅逐魔鬼的恩賜給予極少數的克修者，而完全不是授予任意一個神職人員。按手禮儀式不賜予行靈跡的恩賜，更沒有戰勝魔鬼的威力！正如我們在福音書中所見到的，甚至試圖只是靠念誦祈禱文來驅逐魔鬼的宗徒都失敗了。

這樣或更糟的事通常發生在當代念誦禱文者（念咒者）身上，他們沒有克制自己的欲望，也沒有得到上帝驅逐魔鬼的恩賜，卻大膽進行這種可怕的事，假裝自己是顯聖跡者！難道不明白如此簡單的真理嗎？只有達到無欲，也就是驅走自己身上的魔鬼，才能夠不受魔鬼影響和在不損害自己的情況下與黑暗的鬼神進行公開的戰鬥？！羅馬的聖約安·凱西安憤怒地抨擊不理智的念咒者：「而那些想要統治不潔的鬼神，或想使病人奇跡般地痊癒或想在群眾中展現出某種奇異徵兆的人，雖然呼喚基督的名號，但是依舊遠離基督，因為他們目空一切，沒有謙卑的恪守

62 敘利亞的聖伊撒克，《克修語錄》（莫斯科：1858年），第11語錄頁75。

教義…因此，我們的眾教父永遠不會稱這些染上虛榮之心的，想以念咒人的身份出名的修道士是良善的和自由的。」<sup>63</sup>他還說：「誰也不應該以上帝的恩賜和聖跡為榮……因為有不少被智慧腐蝕和反對信仰的人以基督之名驅逐了魔鬼並創造了奇跡。」<sup>64</sup>

使徒行傳中智慧地講述了這些念咒者，那些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靠念禱文和耶穌之名驅逐魔鬼的人們：「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二人，制伏他們，叫他們赤著身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裏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知道這事，也都懼怕」（使徒行傳 19：15-17）這是對所有違背眾教父教義和俄羅斯教會千年傳統<sup>65</sup>的當代神職人員和念咒者的嚴厲警告，也是如何通過語言和表面形式曲解祈禱，忽視履行祈禱最重要條件的可悲例子。

讓我們回到為亡者的代禱。

這是與羅馬教皇進行對話的聖格里高利（他生活在6世紀，也就是在西方教會脫離正教會之前）的聖徒傳中描寫的驚人例子。他不為別人而是為圖拉真皇帝（公元117離世）祈禱——由於圖拉真是個無知而且殘忍迫害基督徒的人，同時卻又是滿懷正義和最關心疾苦的羅馬帝國統治者之一。聖人格裏高利被他

63 羅馬的聖約安·凱西安，《聖經》（莫斯科：1892年），頁445。

64 同上，頁444。

65 詳見：阿·伊·奧西波夫，《探索真理的理性之路》，第5章4節（莫斯科：驅魔出版社，2004年）

其中一個行為所感動（圖拉真保護了絕境中可憐的寡婦），便堅決和努力地為其祈禱。最終，他的祈禱被接納了。這應該怎樣理解？因為圖拉真不僅沒有受洗，而且還是一個基督徒迫害者。但我們聽到的是：「但願你們不要驚訝，當我們說他（圖拉真）是受洗了的。因為沒有受洗，誰也不能看到上帝，而第三種受洗——則是以淚受洗。」<sup>66</sup> 用誰的眼淚？ -- 聖格里高利的。這就是祈禱與禁食結合的力量！「修士司祭謝拉菲姆（羅烏斯）解釋說：雖然這很罕見，但它給那些家中有已去世和非信徒的親人的人們帶來了希望。」<sup>67</sup> 順便說說，以弗所的聖馬爾克（15世紀）為捍衛正教而與天主教作鬥爭的聖者，作為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他援引特洛伊的故事：「據說有許多聖人不僅為信徒祈禱，還為有罪之人祈禱，通過自己的代禱將他們從永恆的痛苦中攬走，比如第一個殉道者塞克拉為法爾科和對話者聖格里高利為如上所述的圖拉真君王祈禱。」<sup>68</sup>

66 修士司祭謝拉菲姆（羅烏絲），《彼世的靈魂》（莫斯科：1993年），頁173。

67 同上。

68 士大司祭 安布羅西·波戈金，《以弗所的聖馬爾克與佛羅倫薩合併會議》（莫斯科：1995年），頁61。

## 做哪怕四十天的基督徒

這種傾注真心的努力和哪怕放棄某種對欲望的滿足而具有的犧牲性質的祈禱——對於亡者來說在前四十天尤為重要。所以，如果誰的確想要幫助自己的兒子、女兒、母親、丈夫、妻子、姐妹和兄弟——那些他真心疼愛的人們，辦法是有的，它掌握在我們手中——交出一部分自己的靈魂和少部分自己習慣的消極精神生活。自己建立哪怕是一點點功績。在這四十天裏努力地克制身體、感受和思想並強制自己祈禱和閱讀上帝聖言，努力與自己的敵人和解，按照上帝的戒律使自己變得不再怨恨。與自己的欲望戰鬥，努力不譴責任何人，不嫉妒任何人，絕不以牙還牙，更多地去誠心懺悔和恭領聖體血。哪怕是將自己的靈魂淨化了一點點，哪怕是在短暫的時間裏為了對自己視為最珍貴的人使自己振作起來。並對自己說：「哪怕是在這四十天裏努力做一個基督徒，努力地按照福音書去生活。」因為患難見真情，真愛不是表現在節日的餐桌旁，而是表現在自我犧牲和事實中，也不僅僅是安慰的字條。越努力克制自己的靈魂——雖然只是四十天——對死者的愛就越能有效地起作用。那麼你對上帝的祈禱、祈求和你的字條等都會帶給亡者實際的益處。這就是需要向家人、朋友和愛人所施予的幫助。